

湖 北 雜 誌

閏 月 大 增 刊

建 國

學 亭

(每 月 一 回)

湖北學生界改漢聲社閏月增刊舊學大廣告

一本編由本社當筆人確據舊籍口述手抄未常增減一字

一本編爲近世文集抄輯不出宋明兩代其上古及最近世文因限於篇幅不得登載

一行篋書籍有限遺珠誠所不免

一明太祖驅胡檄由本社當筆人環游歐洲時得諸意大利藏書樓其書爲明代殿板

中國藏書家當可對照其皇明實錄一書亦得諸此地但係抄本爲胡儼所撰等

即當時太祖實錄中國有無刻本未敢臆斷

一本編專取中國人所最崇拜之古人所撰其有方字雖佳而當世尙不能尊重其人者一概不錄

一本編仿梁昭明太子文選之例以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一本編零售與本社雜誌定價一律

三月本報本月十二日者接此編之後務將閏月報費添寄

舊

學

題詞

摠懷舊之蓄念

發思古之幽情

光祖宗之宏靈

振大漢之天聲

藝文選句

# 湖 北 學 生 界 廣 告

一 本雜誌改名漢聲仍續前緒定購全年者補足成十二冊已定閏月分者加寄舊學一冊

二 本報總售處分兩大路海外各埠爲一路以日本橫濱山下町二百四十番廖振華號爲總經售所中國各埠爲一路以上海國民叢書社爲總發行所願爲本報分派處者可與兩處直接一切不悞尊覽

三 凡中國通日本郵政局各處可與日本東京支那留學生會館湖北雜誌部直接本報按期發行無一阻礙凡寄報資來購者飛郵呈上不敢刻停其有寄上本報五期尙未寄報資來者本應作零售價算本社爲開通風氣起見極力原諒仍寄舊學一冊足成半年惟資本甚微望速交定價以資周轉

四 本報因社員交迭庶務紛煩是以出版愆期非敢有意延擱以後聘定手名極力維新務使讀者滿意

# 漢聲

第六期

## 大改

### 題目豫告

插畫

(其一) 漢聲之怒濤真景  
(其二) 黃鶴樓故趾

歷史傳記

非立賓亡國慘狀紀

社說

漢聲

明初湖北建國天完漢蜀  
倡義驅胡記

論說

中國民族論

地理

長城

學說

哲學

小說

血淚痕

教育

家庭教育

詞藪

以下細目不及備載

軍事

新軍人

雜俎

實業

論中國有農業無農學(承前)

國聞

外事

留學紀錄

國際商業政策(承前)

附湖北調查部記事

白譽贊成員續登鳴謝

但刺史

捐銀拾元

屠梅翁

捐銀參拾元

本社當筆人新到諸務蝟集仍難按期慰閱者  
之望自六期後摒擋一切趕出各册

漢聲社啓

湖北學  
生編輯

# 師範講義再版緊要廣告

印刷將成

是編出世以來大爲教育界所歡迎幾於不約而定惜本社師範不嚴被海上奸商改定價爲三元致吾教育界同胞虛糜重費吾輩利益國民損己「從廉」之盛意爲所掩蔽每念及此髮指眦裂知吾國之亡其故不在遠然而定價雖改苟索乎閣中稍後出重價仍不能得故先付資東京囑再版取書實多爾不知是書之聲價矣今此同人重加校訂更臻精確卷面金字裝訂美麗堅實足供撫摩成本校初版稍昂酌改四冊全價爲大洋式元上蓋有湖北教育部印記諸君購再版者務請認明如有印記不教或改換價值等弊請即函告本部當查明奉覆

凡初版不在此限 至其內容之該博淹雅久已膾炙人口無俟同人之自贊也

日本東京駿河臺鈴木町十八番地

## 湖北同鄉會教育部白

江夏劉麟著

# 日本近世文典

定價大洋一元  
洋裝一全册

現欲通西學者莫不藉東文爲階梯然坊間所列文法文典各本或搜取宏多不免繁碎或採收簡易失之漏略善本既無學者苦之本書係仿日本最近文例頗合泰西文言一致體裁取材既甚淵博而解說又極精詳此誠學東文之津梁未曾有之秘本也今略舉五大特色宣告海內

一名詞代名詞數詞附

名詞舉隅凡日本所有費解名詞莫不搜羅旁加和音下贅講義約數五千餘

二動詞各用法採擇悉備

動詞舉隅凡動詞有從音者有從訓者故非知音知訓不可本篇除古動詞外全行收入

三助動詞 助動詞中最難識其神髓者助動詞是也本篇於此門自謂能與人以巧

四天爾遠波 天爾遠波者細密非研究東文三四年者未能得其用法今本篇旁引博證詳加註釋雖平日於東文

五日本文章 日本文章有定則各品詞亦皆有定位不可錯置本篇條舉其例務令讀者一望有如讀漢文至其他名詞亦極詳備

太平

史

一千頁現已開譯  
同 會 告 白



湖北學界 漢獻雜誌

閏月大增刊舊學目次

詩 一至一〇頁

-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胡笳曲 王 弔戰場 言志
- 紀事 和夷齊西山歌 紀事 謁文文山先生祠 浩
- 氣吟 初六日紀事 自歎示別由 閏十一月初一夜放
- 言 自訣 即事 贈徐似之侯智舍 羌胡引 井中心
- 史歌 貞女絕命詩 贈茗香客裙

詞曲 二至一八頁

- 滿江紅 水調歌頭 念奴嬌 飛龍引 風雲會 慶
- 皇都 賀聖明 龍池宴 九重歡 鳳凰吟 萬年春
- 玉街行 賀聖明 喜昇平 慶皇都 永太平 鳳凰吟
- 龍池宴 金門樂 風雲會 清海宇 泰階平

詔 一九至二四頁

- 明太祖命郡縣立學校詔 明太祖諭吐蕃詔 明思文
- 皇帝諭靖江王詔 明思文 皇帝諭魯王詔 諭杭州士
- 民詔

誥 二五至二六頁

明太祖胡元制治

論 二七至三〇頁

明太祖諭中書省 全上 明太祖諭孔克堅

制 三一至三二頁

- 明思文皇帝黃蠶可掛鎮鹵將軍印正總兵制 賜金聲
- 制

令諭 三三至四〇頁

明思文皇帝暨國日令諭

賜書 四一至四六頁

- 明太祖賜元書 明太祖賜李思齊書 明太祖賜元書
- 明太祖賜藍玉勅書 思文皇帝與益王書

檄 四七至五六頁

- 明太祖諭齊魯洛河燕薊秦晉驪胡檄 弘光元年六月
- 敷告萬方檄 明思文皇帝暨國日諭浙江江西兩廣諸路
- 出師匡復檄 再諭諸路出師匡復檄 安民檄

批 五七至五八頁

賜男墜子批

◎五嶽祠銘	◎釋統上口中口下	◎後正統論	◎原始	◎銘	一二九至一三〇頁
◎金亮之惡論	◎論北方諸儒之學	◎讀通鑑論	◎論	一一三至一二八頁	
◎史論	九七至一二二頁				
◎跋桐廬二孫先生墓誌後	◎跋楊先生墓銘後	◎宋元史紀事本末論正敍	◎皇明北虜考序	◎黃書後序	八七至九六頁
◎與鄒玄岳先生書	◎與倪某書	◎與揭緝止書	◎書	八三至八六頁	
◎詔征軍中諫魯王不奉詔箋	◎箋	七九至八二頁			
◎平元都提表	◎征虜大將軍賀表	◎唐王勸進表	◎疏	六五至七八頁	
◎正祀典以光聖治疏	◎修明教化疏	◎請革祀蒙古忽必烈疏			

◎墓表	一三一至一三二頁					
◎俞先生墓表						
◎祭文	一三三至一三六頁					
◎明太祖祭曹良臣等文	◎思文皇帝過仙霞嶺祭告漁梁鎮神文	◎祭林伯麟文	◎祭涂經世文			
◎雜纂	一三七至一五一頁					
◎記處士劉因	◎紀明太祖禁胡俗復中國衣冠之舊	◎明太祖論贊	◎紀翟督師張司馬殉國	◎黃淳耀絕命書	◎江陰義民馬清知縣方亨	◎節航澥遺聞

告表	價	廣定	一月	每	本
			日發	期	報
價	五	圓	一月	全年	十二冊
			日發	半年	六冊
價	圓	三	一月	大洋	二元
			日發	大洋	一元一角
價	圓	二	一月	大洋	二角
			日發	每	冊
價	角	一	寄費視路遠近照加		
價	角	一	閏月視零冊價照加		

凡欲惠登廣告務於本報發行前五日交到  
價須先惠長期酌減

詩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岳忠武王集岳飛

號令風靈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蹶闕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胡笳曲十八首之一

文信國公集文天祥

胡人歸來血滿箭白馬將軍若雷電蠻夷雜種錯相干洛陽宮殿燒焚盡干戈兵革鬪未已魍魎魍魎徒爲爾慟哭秋原何處村千村萬落生荆杞

二王

全上

峻都忙右歹一日問度宗幾子答日三子問皇帝是第幾子答日第二子立嫡也問第一子三子封王乎日一吉王一信王問今何在日大臣護之去矣駭云去何處日非閩則廣宋疆土萬里儘有世界在云既是一家何必遠去日何爲恁地說

詩

一

詩

宗廟社稷所關，豈是細事。北朝若待皇帝好，則一王爲人臣；若待皇帝不是，即便別有皇帝出來，二酋爲之愕眙，不能對。

一馬渡江開晉土，五龍夾日復唐天。內家苗裔眞隆準，虜運從來無百年。

弔戰場

全上

連年淮水上，死者亂如麻。魂邱中土英雄糞，上花士知忠厥主人。亦念其家夷德無厭甚，皇天定福華。

言志

全上

九垓化爲魅億醜，俘爲虛。旣不能變姓名卒於吳，又不能髡鉗奴於魯。遠引不如四皓翁，高蹈不如仲連父。冥鴻墮矰繳，長鯨陷網罟。鸚燕上下爭，誰何螻蟻等。閑相爾汝，狼籍山河歲。云杪飄零海角春，重暮百年落落生涯盡。萬里遙遙行役苦，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尙何語。一死鴻毛或泰山之輕之重，安所處。婦女低頭守巾幘，男兒嚼齒吞刀鋸。殺身慷慨猶易勉，取義從容未輕許。仁人志士所植立，橫絕地維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素王不作春秋廢，獸蹄鳥跡交中土。閨

位適在三七間禮樂終當屬眞主李陵衛律罪通天遺臭至今使人吐種瓜東門不可得暴骨匈奴固其所平生讀書爲誰事臨難何憂復何懼已矣夫易簣不必如曾參結纓猶當效子路

紀事

全上

不拚一死報封疆忍使湖山牧虎狼當日日本爲妻子計而今何面見三光虎頭牌子織金裳北面三年蟻夢長借問一門朱與紫江南幾世謝君王  
 梟獍何堪共勸酬衣冠塗炭可勝羞袖中若有擊賊笏便使兇渠面血流  
 麟筆嚴於首惡書我將口舌擊奸諛雖非周勃安劉手不愧當年產祿誅

和夷齊西山歌并序

全上

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阻兮命之衰矣後二千餘年某人乃倚歌而和之曰

小雅盡廢兮出車採薇矣戎有中國兮人類非矣明主不興兮吾誰與歸矣抱春秋以沒世兮甚矣吾衰矣

詩

三

詩

四

又從而歌之曰、

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爲吾是非矣。異域長絕兮。不復歸矣。鳳不至兮。德之衰矣。

紀事

全上

予詣北營、辭色慷慨、初見大酋伯顏、語之云、講解一段、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與知、今太皇以予爲相、予不敢拜、先來軍前商量、伯顏云、丞相來勾當大事、說得是、予云、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欲以爲國歟、欲毀其社稷歟、大酋以虜詔爲解說、謂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予謂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興、俟講解之說、達北朝、看區處如何、卻續議之、時兵已臨京城、紓急之策、惟有款北、以爲後圖、故云爾、予與之辨甚至、云、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禍未已、非爾利也、北辭漸不遜、予謂吾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大酋爲之辭屈、而不敢怒、諸酋相顧動色、稱爲丈夫、是晚諸酋議良久、忽留予營中、當時覺北未敢大肆無狀、及予既繫

維賈餘慶以逢迎繼之而國事遂不可收拾痛哉痛哉

三宮九廟事方危。狼子心腸未可知。若使無人折狂虜。東南那箇是男兒。  
春秋人物類能言。宗國常因口舌存。我亦瀕危專對出。北風滿野負乾坤。  
單騎堂堂詣虜營。古今禍福了如陳。北方相顧稱男子。似謂江南尚有人。  
百索無厭不可支。甘心賣國問爲誰。豺狼尚畏忠臣在。相戒勿令丞相知。  
慷慨輕身墮蒺藜。羝羊生乳是歸期。豈無從吏私袁盎。恨我從前少侍兒。  
英雄未肯死前休。風起雲飛不自由。殺我混同江外去。豈無曹翰守幽州。

謁文文山先生祠

全上楊溥

丞相名何重。遺祠世共尊。乾坤柴市遠。日月蕙樓存。一死消胡運。孤忠報漢恩。中原還正統。辛苦向誰論。

浩氣吟

瞿集瞿式耜

藉草爲茵枕由眠。更長寂寂夜如年。蘇卿絳節惟思漢。信國丹心上告天。九死如飴  
遑恤苦。三生有石只隨緣。殘鐙一室羣魔繞。甯識孤臣夢坦然。

詩

五

詩

六

已○搥○薄○命○付○危○疆○。生○死○關○頭○豈○待○商○。二○祖○江○山○人○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羞○將○顏○面○尋○吾○主○。剩○取○忠○魂○落○異○鄉○。不○有○江○陵○真○鐵○漢○。腐○儒○誰○爲○剖○心○腸○。  
 巖○疆○數○載○盡○臣○心○。坐○看○神○州○已○陸○沈○。天○命○豈○因○人○事○改○。孫○謀○爭○及○祖○功○深○。二○陵○風○雨○時○來○繞○。歷○代○衣○冠○何○處○尋○。衰○病○餘○生○刀○俎○寄○。還○欣○短○鬢○尙○蕭○森○。

## 初六日紀事

全上

文○山○當○日○猶○長○揖○。堪○笑○狂○生○禮○太○疎○。軀○命○已○交○初○見○刻○。喜○噴○違○計○就○刑○餘○。胡○裝○畢○竟○仍○華○種○。漢○語○如○教○聽○聖○書○。  
有德 姓孔 張○子○已○成○千○古○事○。知○余○結○局○定○何○如○。

## 自歎示別山

全上

七○尺○那○堪○斗○室○蟠○。禪○關○止○靜○好○同○觀○。心○維○漢○鼎○千○秋○痛○。目○極○堯○封○萬○里○酸○。胡○語○嘈○嘈○魂○裏○聽○。飄○風○烈○烈○夢○中○寒○。扶○輿○非○大○身○非○小○。留○得○綱○常○宇○宙○寬○。

## 閏十一月初一夜放言

全上

周○德○雖○衰○命○豈○移○。天○南○胡○馬○竟○長○嘶○。縱○云○將○相○無○周○召○。寧○遽○乾○坤○倒○。夏○夷○舉○世○滔○滔○狂○不○醒○。孤○臣○矯○矯○行○偏○危○。無○逃○大○義○昭○千○古○。敢○望○文○山○節○並○垂○。



辮髮胡裝。日夜攢殊形。見慣也相安。苦爭乾淨荒邊土。盡改中華文物觀。日月晦蒙  
 天不霽。河山破碎地。偏寒俘囚血。熱魂嘗在爛。爛雙眸。死後看  
 盈耳。無非賊與蠻。賊彼中呼兵將曰蠻子。俘囚視息亦何顏。投誠博寵翻蒙賤。守正嬰羅未  
 許頑。誰謂人心真。盡死敢云故物不應還。終宵飲恨呼宗祖。寒雨疎疎淚共潛

自訣

全上張同做

一月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破碎山河  
 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嬾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即事

夏完淳

戰苦難酬國仇深。敢憶家一身。存漢臘。滿目盡胡沙。落日翻旗影。清霜冷劍華。六軍  
 渾散盡。半夜起悲笳

贈徐似之侯智舍

全上

烟波寂寞問樵漁。五月柴門獨著書。草澤何年平逐鹿。江湖無地泣枯魚。九章哀郢  
 人。如在三戶亡秦氣。不除先世交情千古事。天門咫尺倍歎歎

詩

羗胡引

顧集原本顧炎武

八

今年祖龍死。乃至明年亡。佛狸死卯年。却待辰年戕。曆數推遷小。羸縮天行有餘或。  
 不足東夷跳。梁歷三世四十五年。稱僞帝。牂柯越嶺入輿圖。兩戒山河歸宰制。佳兵  
 不祥。天道好還。爲賊自賊。爲殘自殘。我國金甌本無缺。亂之初生自夷孽。徵兵以建  
 州。加餉以建州。土司一反西蜀憂。妖民一唱山東愁。以至神州半流賊。誰其嚆矢由  
 夷酋。四入郊圻。躪齊魯。破邑屠城。不可數。剝腹絕腸。折頸摺頤。以澤量戶。幸而得囚。  
 去乃爲夷。夷口呀呀。鑿齒踞牙。建蚩旗。乘莽車。視千城之流血。擁艷女兮如花。嗚乎  
 夷德之殘如此。而謂天欲與之國家。然則蒼蒼者。其果無知也耶。或曰。完顏氏之興。  
 不亦然與。中國之弱。蓋自宋與契丹爲兄與弟。上告之神明。下告之子孫。一旦與其  
 屬夷。攻其主人。是以禍成於道君。而天下遂以中分。然而天監無私。餘殃莫贖。汝水  
 雲昏。幽蘭景促。彼守緒之遺孩。至臨安而埋。獄子不見。夫吾生之麗。天或進或退。或  
 留。或疾。大運之來。固不終日。盈而罰之動。而蹶之天。將棄蔡而壅楚。如欲取而固與。  
 力盡敝五材。火中退寒暑。湯降文生。自不遲。吾將翹足而待之。

井中心史歌

全上

有宋遺臣鄭思肖痛哭胡元移九廟獨力難將漢鼎扶孤忠欲向湘纍弔著書一卷  
 稱心史萬古此心必此理千尋出井置鐵函百拜丹心今未死胡虜從來無百年得  
 逢聖主再開天黃河已清人不待沈沈水府留光彩忽見奇書出世間又驚胡騎滿  
 江山天知世道將反覆故出此書示臣鶴三十餘年再見之同心同調復同時陸公  
 已向厓門死信國捐驅赴燕市昔日吟詩弔古人幽篁落木愁山鬼嗚呼蒲黃之輩  
 何其多所南見此當如何

貞女絕命詩

明季南略湖南閩秀

征帆已說過雙姑。眼淚聲聲泣夜烏。葬入江魚波底沒。不留青塚在單于。  
 國史當年強記親。殺身自古以成仁。簪纓雖愧奇男子。猶勝王朝共事臣。

贈茗香客衲

甲行日注徐匡杖

戎馬橫江表。香荃無逅尋。孤蹤慚被髮。群從盡投林。風雨前朝夢。冰霜故國心。悲歌  
 兼短筑。會作海潮音。



詩

九

詩

詩序曰小雅盡廢則

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  
重          日  
                  月  
明          月  
——

十

詞曲

滿江紅

岳忠武王集岳飛

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

龍川集陳亮

不見南師久。漫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念奴嬌登多景樓

全上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岡

詞 曲

二

三○面○做○出○英○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  
涕○憑○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膾○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  
成○寧○問○疆○對○

飛龍引起臨濠之曲

皇明實錄

千○載○中○華○坐○聖○主○王○氣○成○龍○虎○提○劍○起○淮○西○將○勇○師○雄○百○戰○收○强○虜○ 馳○驅○鞍○馬○經○  
寒○暑○將○士○同○甘○苦○次○第○靖○風○塵○除○暴○安○民○功○業○如○湯○武○

風雲會太平之曲

全上

玉○壘○瞰○江○城○風○雲○繞○帝○營○駕○樓○船○龍○虎○縱○橫○飛○砲○發○機○驅○六○甲○降○虜○將○勝○胡○兵○ 談○  
笑○掣○長○鯨○三○軍○勇○氣○增○一○戎○衣○宇○宙○清○寧○從○此○華○夷○歸○一○統○開○帝○業○慶○昇○平○

慶皇都安建業之曲

全上

虎○踞○龍○蟠○佳○麗○地○真○主○開○基○千○載○風○雲○會○十○萬○雄○兵○屯○鐵○騎○臺○臣○守○將○皆○奔○潰○ 一○  
洗○煩○苛○施○德○惠○里○巷○謳○歌○田○野○騰○和○氣○王○業○弘○開○千○萬○世○黎○民○咸○仰○雍○熙○治○

賀聖明平幽都之曲

全上

天運推遷虜運移王師北討定燕畿百年禮樂重興日四海風雲慶會時  
 撫瘡痍漢南爭覩舊威儀君王聖德容降虜三恪衣冠拜玉墀  
 除暴虐

龍池宴撫四夷之曲

全上

海波不動風塵靜中國有眞人文身交趾氍毹裘金齒重譯來賓  
 海奉表稱臣白糧玄豹九苞丹鳳五色麒麟  
 奇琛異產梯山航

九重歡宜封賞之曲

全上

乾坤清廓論功定賞策動封爵玉帶金符貂蟬簪珥形圖麟閣  
 奉天洪武功臣佐  
 興運文經武畧子子孫孫尊榮富貴久長安樂

鳳凰吟大一統之曲

全上

大明天子駕飛龍開疆宇定王封江漢遠朝宗慶四海車書會同  
 東夷西旅北戎  
 南越都入地圖中遐邇暢皇風億萬載時和歲豐

萬年春

全上

奉天承運秉黃麾志在安民除慝曾覩中天騰王氣五色虹霓千尺龍繞兜鍪神迎

詞 曲

四

艘艦嘉應非人力。鳳凰山下慶雲長。繞碧峰石。天助神武。成功人心。效順所至。皆無敵手。握乾符。開寶祚。略定山。河南北。飲馬江淮。列營河漢。四海風波。息師。雄將。猛萬方。皆仰威德。

玉街行

全上

山林豹虎中原。狐兔四海。英雄無數。大明真主起。臨濠震於赫。戎衣一怒。星羅玉壘。雲屯鐵騎。一掃乾坤。煙霧黎民。重覩太平年。慶萬里山河磐固。

賀聖明

全上

雲氣朝生。芒碭間虹光。夜起鳳凰山。江淮一日。真人出。華夏千年。正統還。瞻日角。覩天顏。雲龍風虎。競追攀。君臣勤苦。成王業。王業汪洋。被百蠻。

喜昇平

全上

風雲密濠梁。千載真龍出。真龍出。鯨鯢豺虎。掃除無迹。江河從此。波濤息。乾坤同慶。承平日。承平日。華夷萬里。地圖歸一。

樂清朝

全上



中原鹿走英雄起。回首四郊多壘。英主倡兵淮水。將士皆雄偉。百靈護助人心喜。一呼萬人風靡。談笑掃除虜蟻。王業從茲始。

慶皇都

全上

王氣呈祥飛紫鳳。虎嘯熊興。千里旌旗動。四海歡呼師旅衆。天戈一指風雲從。將士爭先民樂用。駕馭英雄聖德皆天縱。率土華夷皆職貢。詞臣拜獻河清頌。

永太平

全上

鳳凰佳氣好。王師起義乾坤初。曉淮水西邊。五色慶雲繚繞。三尺龍泉似水。更百萬。貔貅熊豹軍。令悄魚麗鵠。鶴。風雲蛇鳥。赴々電掣鷹揚。在伐罪安民。去殘除暴。天與人歸。豪傑削平。多少萬里胡塵淨。洗正紅日。一輪高照。膺大寶。王業萬年相保。

鳳凰吟

全上

紫微華蓋擁蓬萊。皇天子。帝圖開。曆數應江淮。看五色雲生上台。櫛風沐雨。攻堅擊銳。將士總英才。躍馬定塵埃。創萬古山河壯哉。

龍池宴

全上

詞曲

五

詞 曲

六

大○明○英○主○承○天○運○倡○義○擁○天○戈○星○晨○旋○繞○風○雲○圍○護○龍○虎○磨○訶○ 旌○旗○所○指○羌○胡○納○  
歎○江○海○停○波○從○今○平○定○萬○年○疆○宇○百○二○山○河○

## 金門樂

全上

慶○皇○明○聖○主○開○寶○祚○起○臨○濠○正○汝○穎○塵○飛○江○淮○浪○捲○赤○子○呼○號○天○戈○奮○然○倡○義○擁○神○  
兵○百○萬○總○英○豪○貌○虎○朝○屯○壁○壘○虹○蜺○夜○繞○弓○刀○ 鳳○凰○山○勢○聳○層○霄○佳○氣○五○雲○高○愛○  
士○伍○同○心○君○臣○協○力○不○憚○勤○勞○風○雲○一○時○相○會○看○魚○龍○飛○舞○出○波○濤○淨○掃○八○方○氛○祲○  
咸○聽○九○奏○簫○韶○

## 風雲會

全上

天○眷○顧○淮○西○真○人○起○布○衣○正○乾○綱○九○五○龍○飛○駕○馭○英○雄○收○俊○傑○承○永○命○布○皇○威○ 一  
劍○立○鴻○基○三○軍○擁○義○旗○望○雲○霓○四○海○人○歸○整○頓○乾○坤○除○暴○虐○歌○聖○德○慶○雍○熙○

## 清海宇

全上

拔○劍○起○淮○土○策○馬○定○寰○區○王○氣○開○天○統○寶○曆○應○乾○符○武○畧○文○謨○龍○虎○風○雲○創○業○初○  
將○軍○星○繞○弁○勇○士○月○彎○弧○選○騎○平○南○楚○結○陣○下○東○吳○跨○蜀○驅○胡○萬○里○山○河○壯○帝○居○

秦階平

乾。坤。清。寧。治。功。告。成。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郊。則。致。其。禮。廟。則。盡。其。誠。卿。雲。在。天。甘。露。  
 零。風。雨。時。若。百。穀。登。禮。樂。雍。和。政。刑。肅。清。儲。嗣。既。立。封。建。乃。行。讒。佞。屏。四。海。賢。俊。  
 立。朝。廷。玉。帛。鐘。鼓。陳。兩。楹。君。臣。賡。歌。揚。頌。聲。

上以摠高文之宿憤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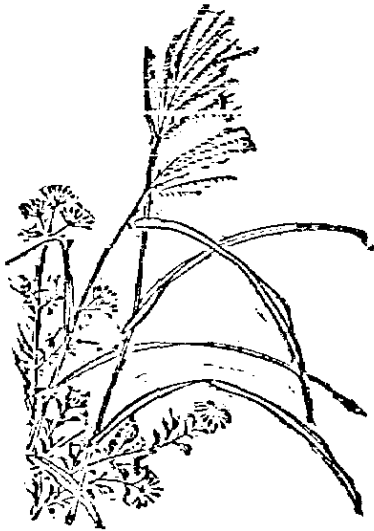
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

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

之天聲

詞

曲



八

詔

明太祖命郡縣立學校詔

皇明實錄

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汚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人習鬪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食米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詔

明太祖諭吐蕃詔

皇明實錄

二

昔我帝王之治中國。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靖。向者胡人竊據華夏。百有餘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比歲以來。胡君失政。四方雲擾。群雄分爭。生靈塗炭。朕乃命將率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爲天下主。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爾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國一統。恐尙未聞。故茲詔示。

日月重明

蠻夷效順

明思文皇帝諭靖江王詔

代言集 黃道周

自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虜二百七十八年矣。傳世二十歷年六百未及其半。而他族奸我皇紀。天下黎獻靡首。從風雖文武不競。亦我宗室兄弟式微之故也。今東浙閩粵之士。謬以興復相推誓。清中原收復兩京。恪覲陵廟。而後以玉帛相見。士民又以國統中絕。三月無君。號顛者至三百餘筭。朕亦惴惴恐無以祀我四祖。孤天下人民之望。唯是發政施仁。繕甲厲兵。冀與天下共續此緒也。我殿下兄弟恪恭祖訓。遠控南極。亦思有以鼓舞嶺嶠。匡朕之不逮者乎。嗚呼。起嶺海以請中原。其功不易。仗神靈而麾黃鉞。其道在人。賴此維城。分予有慶。維我殿下幸垂炤焉。情文未備。翹望不宣。

詔

## 明思文皇帝諭魯王詔

全

上

四

板蕩以來。未有寧處。我四祖高皇之靈。耿耿於天。顧瞻四方。歸然獨存者。唯我二宗耳。會稽以來。山川清淑。猿鶴不驚。兼有烟霞之勝。王得以怡目。解其憂燬也。朕爲閩粵豪傑所推。日夕憂勞。手口交瘁。誦古人鷓鴣之詩。唯有悲歎。不知何期。重驅異族入謁。我孝陵爲累。朝舒此憂。憤閩浙連界。有白鶴飛鸞之嶺。嗟峨刺天。不敢更煩動定。唯賢王與士民相晤。鼓其忠義。安其反側。食高皇之福於無窮。爲此崙人特諭。不備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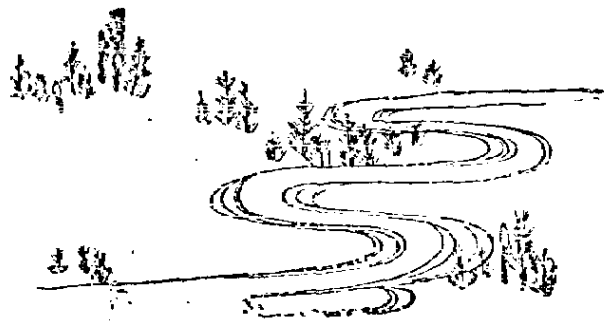
## 諭杭州士民詔

全

上

爾臨安南服之都會。郡邑之冠冕也。以金亮之猖獗。躋於自林。今以區區。飲馬聖湖。而爾等強顏。趨風使高。皇三百載禮樂之宗。復歸腥穢。不待智者。飲恨。捶心矣。朕即位甫數日。聞錢塘知縣顧咸建見危授命。朕爲置壇建祠。臨祭極哀。既又聞詹事吳太冲進士陸培等。亦各仗義不屈。遂志隕命。固皆一時之賢也。風雷洊驚。金箭垂盡。朕以間關入閩。未能乘麾弔此一方。拯我百姓。非朕之咎。而誰乎。朕今已揚厲六師。刻期撻伐。爾臨安九邑。人才甚多。暨於構李吳興。罷罷龍鵬之士。投袂應節。此其時也。爾大理卿沈胤培。舊巡按陸清源。巡撫錢繼登。行人費景煊等。今皆蒿目時艱。縈神世務。寧無刎頸之士。先我戎行。曲踊之倫。超於後乘。乎而寂寂如此。不獨鄧禹耿弇。爲能笑人也。朕破格用人。賞期必當。其孝廉茂才。能獻奇致。精資我興復者。朕皆莊幄虛左。而待之。耑遣行人。昭播朕意。朕不食言。欽哉。

詔



六

誥

明太祖胡元制治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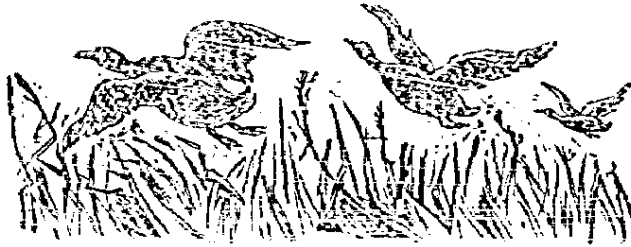
誥

胡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且異。語意不通。遍任九域之中。盡皆掌判。人事不通。文墨不解。凡諸事務。以吏爲源。文書到案。以刊印代押。於諸事務。忽略而已。此胡元初治焉。三十年後。風俗雖異。語言文墨且通。爲官任事者。略不究心。施行事務。仍由吏謀。比前歷代賢臣視吏卒如奴僕。待首領官若參謀。遠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衆。往徃蹈襲胡元之弊。臨政之時。袖手高坐。謀由吏出。並不周知。縱是文章之士。不異胡人。如戶部侍郎張易進。以儒業授掌錢穀。凡諸行移。胥謀出吏。已於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錢糧。槩知矣。朕詢明白。茫然無知。惟四顧而已。吁。昔我中國先聖先賢。國雖運去。教猶存焉。所以天命有德。惟因故老。所以不旅踵而成雍熙之治。以其教不迷也。胡元之治天下。風移俗變。九十二年矣。無志之徒。竊效而爲之。雖朕竭語言

誥

一

詰  
盡心力終歲不能化矣嗚呼艱哉



論

明太祖諭中書省

皇明實錄

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  
 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  
 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今。郡。縣。皆。  
 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  
 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論

一

諭

二

明太祖諭中書省

胡人爲中國患自古有之。以漢高祖之威。總三十萬衆。猶困於白登。文景守成。因置而不較。雖數被侵擾。但逐之而已。及至武帝以雄才大略。欲雪白登之耻。發兵致討。威服邊陲。凡五出塞。而後匈奴始服。雖疲勞中國。而匈奴自此弱。而不振其功。亦豈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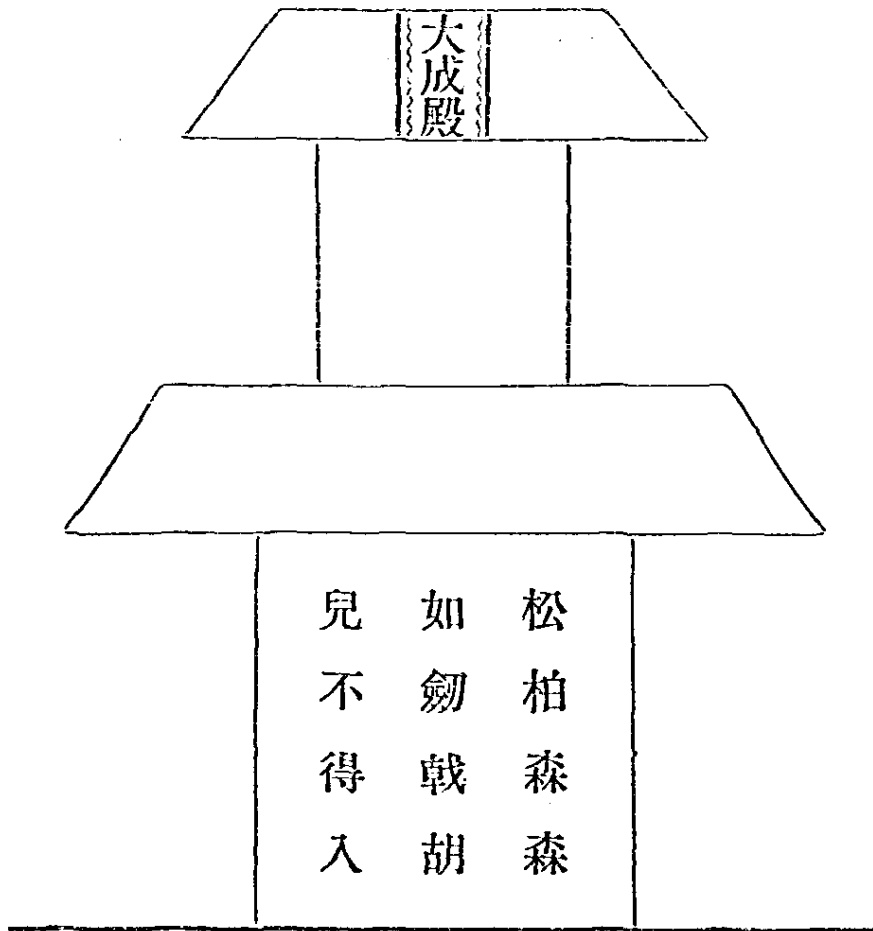
## 明太祖諭孔克堅

皇明寶訓

朕聞爾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綱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歷數十代。徃徃作賓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國。蔑棄禮義。彝倫攸斁。天寔厭之。以喪其師。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遂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聞爾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諭至思之。



諭



四



制

明思文皇帝黃蜚可掛震鹵將軍印正總兵制 代言集 黃道周

洪思曰、蜚頗有匡復之志。南都陷後。猶與向明時朱贊元胡學海十六鎮皆在江上。往來池  
院間。黃子知其忠純可任事。故有是命。蜚果大破敵於燕子磯。走龍潭。而後殉難。甚  
烈。乃詔贈震鹵伯。祭八壇。

勅總兵黃蜚爾遠左之飛將也。古稱良劔。陸斷蛟龍。水刺犀兕。將軍之謂矣。比以五  
鎮乖離。師徒散潰。飲馬大江。將軍獨能整旅殿後。志圖興復。有祖逖擊楫

之風。洪思曰、九月黃震鹵果合向明時十六鎮。大破鹵於南都池院間。燒數百艦。死  
者以計。生得劉花馬良子等將。又擊死平南伯於京口。功雖不成。海內震焉。朕甚嘉

之。今聞粵貔貅。尙逾十萬。謀雲猛雨。咸切同仇。朕懷薪膽。率先多士。欲盡掃以纘

我高皇帝之緒。自肅鹵也。許國曰、謂肅鹵將軍黃斌卿。乙酉八月封肅鹵伯。諸將而外。誰當與將軍共事者。傳

曰。得道多助。記曰。有志者事竟成。將軍曾與斌卿等共事。故咸推轂將軍。今可加將

軍劔印。而道遠未達。嗣當入覲。孝陵與將軍飲。至於龍江之上。克復南北。破格之典

具朕詔中。相信如何。

制

一

制

## 賜金聲制

代言集

黃

道

周

二

勅爾徽州六縣。暨於寧國。山峻水清。俗險而民好義。自比年以來。寇攘煩興。黔滇楚蜀之兵。徃徃假道。擾我生靈。爾詞臣金聲。能糾合閭井。坐而折衝。使新安老穉。脫於湯火。雖田疇之守。無終逢萌之保。東海何以加焉。今將假爾節鉞。撫綏茲土。可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徽寧池太提督軍務糧餉平鹵。恢復仍帶詞銜。與方士亮游有倫。共商兵食。以桑梓爲任。朕用漢唐法。而破今之拘然。惟賢如爾。則可不許。援比爲例。爾其亟蕩滌腥穢。甘膏吾民。行將爾廟廊。觀我高皇帝之靈。朕誓還一統。故於南北。功分全半。賞格具於詔中。其自勉而遠布之。爾尙欽哉。勿替朕命。



令諭

明思文皇帝監國日令諭

中興偉略

孤聞天地立極必有不可晦之日月帝王御世斷有不可變之華夷我太祖奉天逐胡十四年混一區夏歷二百七十年之升平傳十六代天子之有道烈皇帝英明善政史不勝書乃以勵精逢剝運甲申春社稷身殉此誠凡有血氣之大羞奇痛也禍自萬歷季年大廷黨同伐異流賊橫本建奴稱兵建奴張自臣工貪婪嗚呼國家三十年來久不見借民之實政矣新餉舊餉糜爛骨肉於遼東欠徵預徵竭盡腦髓於鞭朴洶洶止見似仇讎哀哀誰人是父母致我百姓苦極無告加以流賊反甚於兵故今逆虜日迫羣心瀾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北變臣工坐視借名主主南都又負皇上委任孜孜穢德日彰晉陽甲直止奸名僅一年犬羊飛渡京破帝奔國危旒綴諸臣萬誤千羞尙各或降或竄孤藩出自高皇少子洪武二十四年開國南陽自

令諭

一

皇賢妃李娘娘之生定王。歷靖憲莊成敬順端裕爲十世。孤夙家庭多難。仇叔鳩薨。裕王爭國位。兄弟操戈。憤父冤孤誓必報。壬申年。先皇帝封我唐王。丙子歲。孤抗疎。勤王朝覲。止因苦孝。危忠。情愿爲法。受過幽囚八年。不尤不怨。弘光主復。我爵章遣護。官送寓東粵。虜變孤至嘉興。文武勸孤監國。孤辭轉奉潞王。出揭明告天下。監國三日。改圖停宣攝政。明諭。襲虜示之南來信邪謀。而甘耻靖虜伯等。倡大義。迎請孤主。恢復大臣。懇陳宗社顛危。啓孤監國安民。自審孱弱。何堪多難。堅拒二祈。合詞三請。闔閩藩院司道。在籍九鄉士民。沿路飛章。懇請還至。祖宗事重。黽勉而從。敬於弘光元年閏六月初七日。于福建福州府布政司公署。朝見文武臣民。自孤監國之後。竭力維新。是圖待臣如我手足。待民如我子孫。慈愛出孤天性。斷然始終。不愆治兵。以報君仇。驅虜而復廟貌。布素身宿外朝。見孝陵才用原章。真奸必不並用。再一統方。酬孤志。君愛臣始。稱孝祖。臣愛君方。是忠君。孤以不貪。率天下。天下以不貪。慰孤心。擢廉誅貪。監國首務。許臣民直言時政。即觸忌孤亦優容。但有裨益。定加懋賞。惟除舊布新之大赦。故待正變後舉。至乃恩大。恤小之明條。宜當監國先頒。救民於水火。

之危。欵例再詳列左。

一孤勉允監國之請。誓清太祖之陵。痛心首務。莫此爲重。次則恢復燕冀。報我君仇。凡我臣民。有能驅胡殺闖。殺獻。廓清南北。一統舊山河者。半功則照魏國事例。全功必冊眞王。破格酬勳。聖祖式監。停俟膚奏。孤不食言。

一弘光皇上。久陷腥膻。孤心實切痛感。不論臣民。有能設計迎回。必定立加世封之賞。

一親親仁民。經垂千古。痛念親枝。凋殘祖宗。在天療痾。此后親郡各王。宗啓本遵守祖訓。不繇各衙門。准徑達睿前。報生請名封婚。併乞恩澤。乞地方禮部。即與速覆。稽延索賄者。以離間親親治罪。其餘恩續。俟再頒。

一文武大臣。三品以上。舊制八十始加存問。孤念君臣一躰。七十古稀。茲開新例。文武三品以上。年過花甲。以禮致仕。俱着地方官。賜給羊酒。食米。同城者。府縣印官。在外者。遣佐貳官。俱必親至其家。問視平安。致孤愛舊重臣。至意。掛冠閑居。直道去官者。禮同。大計京察貪酷敗類者。不准此例。

## 分諭

## 四

一。封疆關係祖宗社稷安危。不守封疆祖法。明載自虜南渡。大小文武。凡有地方官守者。逃竄紛紜。殊無法紀。除前不究外。自孤監國之後。地方官若能斬使碎牌。守禦有方。敵至保全。敵退之後。升賞不比常格。加倍從優。斷不失信。若有仍前預逃者。立行斬首。決不輕貸。叛降者。各照輕重。另有公議定奪。紳衿倡逆者。能守地方者。升賞功罪。亦炤守土之例。

一。賞罰人主御世之權衡。惟公惟正。始可服人。邇來分黨。各擅其私。死忠臣子。極致成敗。當置別評。舊督盧象昇。功雖未成。陣亡可憫。恤典久停。皆因黨滯。首輔史可法。公忠肅國。守揚無救。遂致殞生。靖國黃得功。忠義奮勇。自節堪嘉。俱合先與謚號。以慰忠魂。盧象昇。追復尙書原銜。與謚忠愍。史可法。追贈大師。與謚忠清。黃得功。追贈淝水王。與謚忠烈。應得恤典。禮部即與察例。從優題來行。

一名分重器。與奪惟公。近日奸權貪賄。盡壞祖法。遂致文則職方監軍。武則都督總兵。敗夫僕胥。錢通則得緋。玉充盈真才短氣。從前濫授。如趙肅元輩。一槩革奪。自陳者量從寬貸。以後崇階必俟真功。至親亦不假借。副總必以欽准爲正。

正總必奉旨授爲正。從前一切剖授。俱候公議功績有無虛實定奪。此後再有僭與妄授。輒自入銜者。察出罪必加等。

一古○今○國○家○之○大○禍○莫○過○於○無○仁○心○之○官○百○姓○無○愛○惜○之○父○母○視○剗○肉○剝○骨○死○活○不○管○用○拶○指○夾○足○痛○癢○不○關○此○明○主○所○以○深○恨○乎○貪○酷○之○吏○也○豪○紳○在○鄉○流○毒○其○居○官○也○可○知○自○孤○監○國○之○後○必○要○痛○革○前○弊○實○心○愛○民○從○今○以○後○一○切○錢○糧○除○正○額○應○供○外○如○新○加○練○餉○房○號○典○稅○契○稅○及○自○崇○禎○十○七○年○以○上○一○切○舊○缺○不○論○何○項○多○寡○實○實○盡○與○蠲○免○鄉○紳○私○稅○一○切○魚○鹽○柴○米○酒○肉○糖○豆○花○油○等○項○各○雜○稅○與○牙○行○之○收○則○盡○行○革○除○貪○官○免○後○復○追○豪○紳○革○後○猶○行○者○撫○按○察○實○指○叅○一○定○立○置○重○典○通○同○者○併○治○不○饒○至○於○權○奸○所○定○童○生○出○銀○免○考○等○事○真○令○萬○古○遺○羞○決○意○停○革○更○不○深○論○

一文武有真才真品年來爲權奸所抑勒冤枉者俱許自陳候孤公裁

一自甲乙二年虜寇猖狂官吏士民義夫節婦以身殉難者該撫按察實速題以憑旌表。

## 令 論

## 六

一孤自監國之後。實實宵衣旰食。惟圖雪太祖之深恥。報烈廟之大仇。必得非常之人。方作非常之用。若有奇才異能。或自露一斑。或爲人薦舉。明有顯效。則孤必不難自師其臣。親拜其將。惟樂毅韓信輩。使可當之。其餘一才一藝。片善卽錄。斯則各官破習實舉。待孤從公鑒擢。

一自古忠臣豪傑。如宋之李顯忠輩。多在草澤之中。有能倡義勤王。助國招集義兵。不費官餉者。一面冊報。撫按轉奏。一面准先具疏自奏。以憑優加官職。必以殺賊復城爲明驗。但題謀逆生事者。則自干大法。當赦不赦。

一貪官弊竇多端。其顯而易知者數款。重加火耗也。詞訟重罰也。助餉借編也。強捏人命盜情。而令買免也。官價買物。抑勒行戶也。凡此皆豺狼之性。又必賄賂求升。凡清要之地。一用此等。根本不清。國運隨之。孤所痛恨。以後似此。察明必殺無赦。慎之戒之。勿取後悔。

一凡鰥寡孤獨。百姓皆我窮困赤子。各處現在養濟院。有名孤貧。准有司各動正項。每名支給足數足色紋銀壹兩。其餘真正窮民。亦許量給銀穀。勿得遺貧濟



富。負孤恤苦真心。有司舉行不實。察出治罪不貸。

一國家之有朋黨。如禾穀之有蟲蠹。不至上下交相喪敗不止也。故今兩京繼陷。宗社幾亡者。則惟四十年來。東林門戶。魏黨等名分爭各戰爲之也。孤心無適莫。惟真是與。君不黨臣。臣難自黨。黨局若再膠結。則昔人所謂苟犯吾法。惟有劔耳爾。文武共躰孤心。慎之慎之。

一國家常法。斬絞軍徒。有遞減從輕之制。今以一隅要雪祖恥。報先仇。平定四方。難殉舊例。且既少清官。民冤必甚。遞減之法。徒爲官吏貪媒。故今令州縣等一切在監囚犯。不論凌刷斬絞軍徒流杖。已結未結。一槩限文到之日。即時大開獄門。盡行釋放。一切欽睦罪贖。盡行豁免。寧失不經。大破常格。曠蕩奇恩。後不爲例。惟內若有真正明火殺人之強盜。則押發靖虜伯軍前。將功贖罪。再犯併治。有功併叙。

一孤天性至真。不酒不色。十四歲即喜靜修。今因國步艱危。祖宗無倚。萬萬不得已。勉從臣民監國之請。先必以一身率下。綜覆名實。期以精神流注四方。格天

令 諭

八

感人以上十六款。俱孤親定。內外俱要實實舉行。如部文何日到撫按。撫按何日行司府。何日行州縣。州縣何日榜示百姓。併五府行文司衛。俱要該部確以遠近定期。該撫按明明白白。指定何日行下。何日報上。州縣仍具遵依。一同報部。該部先後題知。慰孤親民如傷之意。仍舊玩視。重治不饒。嗚呼。祖宗之德。澤在人大明之天命。未改。知有孝陵。不知有身親御六師之衆。以復南京。思愛民必思愛臣。必雪先帝之仇。而還一統。不論親疎之人。賞罰惟公。惟信。十五省忠臣赤子。勿負朕枕戈真心。佇俟告廟功成。萬古中興。爲烈待詔。天下大酺之日。即奉天殿大封功臣之年。孤令夢寐不忘。惟愿節節君臣實做。孤稟至誠。信如皎日。令諭伸心。出孤親撰。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人心思漢

天意扶明

賜書

明太祖賜元書

皇明實錄

朕聞自昔有國家者。必知天命去留之機。審人事成敗之勢。進可以有爲。退足以自保。此理之必然。曩者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兵強事舉。華夷咸服。及君嗣位之時。中外猶安。兵甲非不衆。人材非不盛。一旦多故。天下鼎沸。處置乖方。力莫能禦。以致豪傑分爭。生民塗炭。朕本淮右布衣。不忍坐視。因人心之所向。遂仗義興兵。群雄所據之地。悉爲我有。君亦知天命所在。遜于沙漠。朕師非不能盡力窮追。以君知時通變。於心有所不忍。近聞兵擾邊陲。民懼鋒鏑。豈君之故將。妄爲生事耶。抑君失算而使然耶。若果不知自省。而猶爲此舉。則是不能識機度勢。恐非君之福也。朕今爲君熟計。當限地朔漢。修德順天。効宋世南渡之後。保守其方。弗絕其祀。毋爲輕動。自貽厥禍。

高皇帝深仁厚澤

賜書

九

## 明太祖賜李思齊書

全上

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事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尙詐力。孔興等曰爲保守。擴廓帖木兒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勢。適足以自殞。使兵威常強。尙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待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

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

明太祖賜元書

全

朕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以孤兵自隨。遠寄沙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為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為我有。全二千城之富庶。握群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平。外夷咸附。壯士無所施其智。良將無所用其謀。而君乃欲與我為敵乎。君若不思保境土以存宗祀。而欲吐餘燼於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外精兵百萬。聽陣二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即君遁逃。亦出僥倖。春和日煖。沙漠草青。漢兵出塞之時也。霜雪冬寒。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為哉。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使君聞之。庶幾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審之。

死 灰 復 燃

當 復 溺 之

賜 書

一一

賜書

## 明太祖賜藍玉勅書

全上

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及宋遭遼金之窘。將士疲於鋒鏑。黎庶困於漕運。以致終宋之世。神器弄於夷狄之手。腥羶之風。汙九州。遂使彝倫攸斁。衣冠禮樂。日就陵夷。朕用是奮起布衣。極生民於水火。驅胡虜於沙漠。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當耆年。及今勿剪。恐爲後患。於是命爾等率十餘萬衆北征。去年夏游騎至金山之左。爾玉親拘納哈出來降。今茲復能躬擐甲冑。驅馳漠朔。衝冒風露。穿地取飲。禁火潛行。越黑山而往。趨追蹄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棄璽遠遁。諸王駙馬六宮后妃部落人民。悉皆歸附。雖漢之衛青。唐之李靖。何以過之。今遣通政使茹瑄。前望江縣主簿宋麟。賞勅徃勞。悉朕至懷。

匈奴未滅

何以家爲

## 思文皇帝與益王書

代 言 集 黃 道 周

皇 帝 致 書 益 王 殿 下 興 居 千 福 甲 申 而 後 星 漢 初 回 留 都 不 競 復 驚 我 孝 陵 移 我 鐘  
 簾 自 晉 宋 以 來 禍 變 爲 烈 我 殿 下 聞 之 爲 輟 餐 廢 寢 頓 足 思 奮 也 朕 自 龍 江 出 渡 錢  
 塘 爲 閩 浙 藩 鎮 諸 大 臣 之 所 維 挽 不 能 造 膝 商 興 復 之 務 顧 念 江 南 蘊 義 攄 忠 能 光  
 我 帝 室 者 獨 有 殿 下 耳 虜 氛 雖 騰 天 命 未 改 我 兄 弟 旣 輯 睦 無 長 沙 東 海 之 釁 諸 宗  
 茅 土 亦 無 復 聖 公 益 子 之 事 此 太 祖 神 靈 累 朝 惠 澤 沁 於 人 心 不 可 誣 也 顧 以 朕 區  
 區 悉 率 二 鄭 閩 粵 之 師 精 銳 可 戰 者 尙 未 滿 六 七 萬 誠 欲 約 撫 昌 之 卒 下 於 罌 子 章  
 顧 勁 士 萃 於 鄱 陽 不 知 誰 當 與 謀 者 虔 臺 李 永 茂 吾 之 故 人 亦 頗 相 聞 乎 廣 信 吾 之  
 北 門 未 有 能 操 其 鎖 鑰 者 行 當 於 此 會 大 江 左 右 之 士 無 衣 之 賦 可 朝 發 而 夕 逮 也  
 嗚 呼 吾 家 宗 社 豈 可 殄 於 逆 胡 太 祖 聲 靈 幸 猶 存 於 謠 覲 何 以 教 我 毋 靳 惠 風 行 人  
 不 具 冀 悉 鄙 懷

書

賜

46

賜

書

漢家皇上  
綸綍重頒

一四



檄

明太祖諭齊魯洛河燕薊秦晉驅胡檄

皇明從信錄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尙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其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

檄

二

檄

二

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漢司馬云檄到使咸喻

陛下之意無忽

## 弘光元年六月敷告萬方檄

漳浦集黃

道

周

昔周室再遭狄難。楚人尙寢。問鼎之謀。唐家三失。長安天子。終還乘輿之駕。況於我。明。日。月。在。天。八。百。之。曆。未。半。暨於列祖。聖神相繼。四方之賀。攸同。自義軒以來。發其輪華。使函蓋餘黎。被其腥穢。誠非漢唐之所得方。尤非晉宋之所敢望者也。毅宗烈皇帝。戰勝廟堂。伐謀樽俎。優愛將士。常容跋扈之軍。軫念遐方。屢止勤王之旆。以致獍豺坐肆。烽燧莫聞。鼎湖之日。天下悲慟。女子試其烏號。耄倪通於邊密。諸假形似。以溷戾園。藉聲影以卜豎子者。猶得下聳民謨。上熒天聽。則帝睠之未衰。人心之思漢亦已明矣。我皇帝寬仁在宥。惠澤方新。舍己而用人。虛心以御物。方圖不疾。以得大首之貞。詎復投艱。而應寶龜之兆。改臣與政。甫及期年。垂翼干飛。遂逾三日。始則賊臣左良玉。謬稱趙鞅。欲清君側之姦。既則叛賊許定國。脩怨興平。頓發御前之矢。遂使猿鶴俱化。狸虎共嘶。曹陽露次。岸壑俱有公卿。蜀道間關。進奉或無瓜果。方今皇太后已至臨安。隆佑之規不泯。聖天子漸還廣德。建炎之烈猶存。而許定國所假逆虜。竊踞南京。左良玉所稱義師。陰依碩鼠。昔朱李叛於奉天。實維缺望。劉苗拚於

檄

肘腋。亦倚社城。豈有爲盛明之將帥。甘以在甸服之藩臣。敢倒戈以憂

君父。是可忍也。於女安乎。夫晉陽之書叛賊。僅遺禍於士荀。蘇浚之望山頭。未徵師

於劉石。今士荀逸賊。而徙禍吾君。稱師而坐傾宗社。自史冊所載。身爲不義。神

人共憤。未有痛於今者也。毅宗賓天。已四百日。海內寂然。未有復仇之師。今上出居。

又近一月。叔伯衰如不誦無衣之賦。誠恐范陽舞馬仰秣。以笑儒紳。李下緋纓。載驅

以呼。因極也。嗚呼。八公草木。近在鳳泗之間。猛士風雲。不出鍾山之下。斷蛇遺跡。愾

乎。猶聞其聲。授矢餘靈。允矣難忘。斯恨吳越多君子。顏行屬劍者。何止三千。地水有

大人。錫命師中者。應從九二。沐浴請討之後。勿畏郤萊束牲。載書之餘。聊稱微管僕

雖衰劣。聊藉同心。已召金衢陽烏豪傑之士。得萬二千人。更會洞庭彭蠡桓赳之師。

可二萬餘衆。合爲三軍。離成八陣。馬渾李郭。俱出鞞鞞之間。鍾鼎旂常。猶是觴豆之

物。限某日某時分道出師。灑掃郊壇。奉安鍾簾。以次進兵。收拾燕都祭告寢廟。仗我

祖宗之神力。慰彼海宇之歡心。爲此具檄告萬方。

四

明思文皇帝監國日諭浙江江西兩廣諸路出師匡復檄

代言集 黃道周

監國檄下浙江江西兩廣撫按郡縣軍民人等。昔晉室中衰而安東之業起。宋家不造而康王之祚興。彼皆始於攘奪。逆取順守。而興復若此。又況於明。並日月功在億世。巍煥之祚。卜於無窮。者有元不道。腥穢宇宙。破之曰誅夷。宗室靡有子。遺我皇祖。起而逐之。使餘黎復還冠帶。雖為三五復業。亦為攄讎也。

金帛壑輸山積一旦

其猛

士謀臣亦皆中朝含垢負瘕之人。莽尾反噬。非有烏桓鮮卑之力。兀求婁室之智也。比年以來。野力不宣。朝議多匱。人至以楮戒門符。戲我將士。亦隱忍受之。是以措手不競。浸淫於茲。予觀天下之大。不為無人。列祖之恩。不可無報。賞罰明則膽智自生。號令一則愚柔作使。孤權總六師。旣衡嶺上。百粵精銳。會於章貢。章貢勁士。下於馬當。皆可不假旬朔。而抵龍江之上。七建之將。會於金衢。金衢義士。下於錢塘。皆可不煩信宿。而復虎林之關。此間人才。甲於海內。形勢近於肘腋。非如齊魯關洛。泮渙

檄

五

檄

六

而難收。庸豳巴濮。阻遠而無及也。昔吳芮以嶺南一旅。上佐漢室。平七國之師。陶侃以湓江餘黎。與晉室諸儒。扶再傾之運。建炎播越海上。尚七破金兵。同光僅起鄆州。卒一統天下。孤雖迂庸。少更戎馬。常覽古今治亂之事。成敗倚伏之數。不能不瞻望於友邦。感憤於一奮也。方今漢唐故土。

聲自出。我友邦兄弟。誠能同力一心。共

獎帝室。正名義。以召英雄。輸精誠。以鼓黎庶。乘彼貪侈。破其虛驕。上成管仲葵丘之諒。下奏謝玄淝水之捷。雖樂毅。葛亮。不足多也。惟我友邦兄弟。並我列祖。無貳爾心。幸留意焉。

## 明思文皇帝再諭諸路出師匡復檄

代言集 黃道周

皇帝檄下浙江江西兩廣撫按郡縣軍民人等。朕聞天冠地履宇宙之大。常內夏外夷。春秋之大義。冠履到置。則天地爲之不寧。潰防則春秋之所必討。趙宋不競。時遭坤六。大象既窮。天下無君。自我太祖高皇帝開創以來。乾元復起。中原正朔。尙有二千餘年。昔自幽平。至於懷愍。一千四百年。而五胡搆亂。自懷愍至於帝昺。九百六十載。而朔漠混同。又九十年。而明兩炤臨。此其大較也。我太祖功高於豐沛。德邁於晉陽。卜世方隆。歷年未半。徒以昇平日久。將吏媮惰。一二奸臣。造孽召亂。如左帥之清君側。許將之戮大憝。皆始有可原之情。而卒釀多方之難。非有八王之禍。煽於金墉。三相之昏。湎於花石也。自徽欽迄今。五百一十二年。雲雷始交。正當中際。以天時則數當再起。以人事則道不偕止。即使左許之倫。能回心革面。猶當與友邦兄弟。被濯其辜。嘉與更始。又況於蚩蚩羣黎。屈膝非族。失足陷阱。亦何責焉。朕計五省幅員。尙六七千里。識時達變之士。更僕雖量。誠有洞於機權。深明興復之義者。予不憚身事之。官爵土宇。則亦太祖所遺。予何敢自靳。若在宗室之內。有能破

檄

八

收陵寢復長安身先入京者朕亦率羣臣百姓率先事之朕於大寶豈有愛焉昔唐  
 室天寶之難連陷二京李光弼郭子儀為將亦二十七月始克收復奉天之難再奔  
 梁州李晟馬燧為將亦二十月始還京師廣明之難鄭畋李克用為將亦三年始破  
 賊巢復長安有志成事者豈以朝夕奏功哉定志於先則天下應之今燕京之陷二  
 年矣南都則猶在晨夕之間也朕自蒙難以來食不知味寢不帖席誠願與友邦兄  
 弟晨夕討論共襄大業而間關道路不能自進誠得一日藉友邦之力共繫組珮上  
 覲孝陵進禮寢廟退守藩服持杯酒以叙諸父兄弟克復之功豈不懋哉

同胞同胞  
 聽者聽者



## 安民檄

潭浦集 黃道周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黃爲安民事文以止戈爲武治以戢亂爲先今天下有君生民有主聖天子中興與漢光武三同起於南陽一也爲高皇帝九世孫二也建元乙酉三也又天亶聰明四方利病無不周知不飲酒喜讀書精於吏事動遵禮法下拜臣民求賢納諫真可近匹高光遠媲湯武矣本閣部垂老書生不嫻軍旅但以神州陸沈蒼生塗炭高皇帝之宇宙不宜復爲腥穢之區是以勉拜欽命就此戎行所過之處不過上宣主德下達民情與縉紳耆老講明大義釋我高皇之功不忘列宗之德而已爾父兄子弟有奇謀異勇及草澤英雄有發憤投袂者本閣部皆願披襟以從亦皆得便宜拜爵題請而寵命之其蕩軼註誤見擯鄉曲者本閣部亦願拂拭與之維新記曰還師衽席之上豈有他哉救民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本閣部提兵不多所過之處雞犬勿驚簞食壺漿不累吾民如有願舉義旗共復兩京驅逐異類者功成之後封賞陞授一一俱如詔書不散有敵其本閣部將士有擅擾居民隱蔽義舉者亦一一

檄  
懲治。俱如軍令。爲此曉諭直省。咸使知聞。

胡兒鐵騎滿山野  
漢家羽檄中夜馳

批

## 賜男陞子批

信國公集 文 天 祥

父少保樞密使都督信國公批付男陞子。汝祖革齋先生。以詩禮起門戶。吾與汝生父及汝叔同產三人。前輩云。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吾與汝生父俱以科第通顯。汝叔亦致簪纓。使家門無虞。骨肉相保。皆奉先人遺體。以終于牖下。人生之常道也。不幸宋遭陽九。廟社淪亡。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得不徇國。汝生父與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吾二子。長道生。次佛生。佛生失之於亂離。尋聞已矣。道生汝兄也。以病歿於惠之郡治。汝所見也。嗚呼痛哉。吾在潮陽。聞道生之禍。哭于庭。復哭于廟。卽作家書報汝生父。以汝爲吾嗣。兄弟之子曰猶子。吾子必汝。義之所出。心之所安。祖宗之所享。鬼神之所依也。及吾陷敗去北營中。汝生父書自惠陽來。曰。陞子宜爲嗣。謹奉潮陽之命。及來廣州爲死別。別復申斯言。傳云。不孝無後爲大。吾雖孤子於世。然吾革齋之子。汝革齋之孫。吾得汝爲嗣。不爲無後矣。吾委身社稷。

批

一

批

二

而復道不孝之責。賴有此耳。汝性質閎爽。志氣不暴。必能以學問世吾家。吾爲汝父。不得面目訓汝。誨汝。汝于六經其專治春秋。觀聖人筆削褒貶輕重內外。而得其說。以爲立身行己之本。識聖人之志。則能繼吾志矣。吾網中之人。引決無路。今不知死何日耳。禮狐死正丘首。吾雖死萬里之外。豈頃刻而忘南嚮哉。吾一念已注于汝。死有神明。厥惟汝歆。仁人之事親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汝念之哉。歲幸已元書于燕獄中。

若不能猶是鬼神吾  
有餒而已弗來食矣

## 表

## 平元都捷表

皇明實錄

徐

達

五百年而王者興。仰聖人之在御。大一統而天下治。際景命之維新。盡驅胡虜之羶腥。誕布幅員之聲教。乾坤清肅。日月光明。欽惟皇帝陛下。天賦聖神。德全勇智。握赤符而啓運。伏黃鉞以興師。造攻滌陽。黎庶有來蘇之望。開基建業。英雄識真主之歸。顧豺虎之噬人。正龍蛇之起陸。爰飭徒旅。肅將天威。江漢徂征。友諒身殲于彭蠡。荆吳薄伐。士誠面縛于姑蘇。逋逃驅而閩越。安僭僞而平交。廣定立網。陳紀治具。畢張發政。施仁民心大悅。東南已樂於生遂。西北尚困于劬勩。推其所由。厥有端緒。惟彼元氏。始自窮荒。乘宋祚之告終。突胡群而隔起。以夷狄而干天紀。以犬羊而亂華風。崇編髮而章甫。是遺素族。姓而彝倫。攸鞅逮乎后嗣。尤爲不君。耽逸樂以荒亡。昧乎兢業。作奇技而淫巧。溺于驕奢。天變警而靡常。河流蕩而橫決。罔知修省。惟務畋遊。朝廷之政。不綱。英雄之志。斯奮。兵連寰宇。禍結中原。是用吊伐。以拯顛連。誕舉安讓

表

一

表

二

而靖亂畧事。非獲已謀。乃僉同顧。惟一介之非材。忝受總戎之重任。臨軒授鉞。俾救民于水火之中。分閫握機。幸折衝於尊俎之外。旌旗麾而淮沂下。金鼓震而青兗平。濟水盡曳其兵。棗陽兢崩厥角。風飄雷厲。直搗大梁。電掣星馳。旋收西洛。濟師以略衛相。卷甲而趨邯鄲。率樓船發臨清。先聲動如破竹。策貔貅克通潞。勇勢疾如燎毛。鎮戍潰而土崩。禁衛墮而瓦解。君臣相顧於窮迫。父子乃謀于遁逃。朝集內殿之妃嬪。夜走北門之車馬。臣與遇春等。已于八月初二日。勒兵入其都城。壺漿以迎。去戴盆而仰。白日室家相慶。廓氛祲以覩青天。奉宣德威以安黔黎。盡收圖籍而封府庫。列郡之謳歌。四集百年之汗染。一新驅馳。雖效於微芬。方略實遵乎成算。所以聿彰鴻烈者。定武功。東滄海。而西崑崙。南雕題。而北窮髮。無有遠邇。莫不尊親。玉帛會車。書同興太平之禮。樂人紀修風俗。變正萬世之綱常。

## 征虜大將軍賀表

全上 徐

達

乾坤宣五德之運。曆數在于一人。帝王開萬世之基。功業超於百代。干戈載戢。文軌既同。欽惟皇帝陛下。聖神合德。文武成能。天命所歸。人心攸戴。極黎民於塗炭。布霖雨於焦枯。奮六師而江漢奠安。揚九伐而荆吳底定。旋收淮甸。遂畧中原。齊魯十二之山河兼旬。俱復幽薊百年之腥穢。一旦廓清。既驅氍毹之群。遂復衣冠之治。何我師之奏凱而彼孽之再萌。培兇鞠頑。敢寇攘於邊鄙。乘間抵隙。乃賊害於忠良。蜂蠆之毒。豈可復遺。熊羆之師。烏容不舉。是用祇承明詔。恭行天誅。以今年夏四月。師至定西之北。逼虜營而築壘。出隘口以陳兵。將校懷敵愾之心。士卒奮超乘之勇。霆驅電擊。渠兇棄甲而遁。逃獸駭禽。驚虜衆望風而降。附吐蕃枹罕。列障土崩。忙忽高昌。群酋面縛。山川爲之震耀。草木爲之昭蘇。壺漿以迎。無思不服。幅員之廣。有德必歸。臣等仰遵廟算之成。幸獲大勳之集。治平有象。適遭千載之期。功德難名。願祝萬年之壽。

表

三

表

## 征虜左副將軍賀表

全上 李文忠

四

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乾○坤○大○一○統○群○生○荷○覆○載○之○恩○文○教○誕○敷○而○治○具○畢  
 張○武○威○繼○揚○而○妖○氛○頃○息○臣○民○欣○戴○海○宇○歡○騰○欽○惟○皇○帝○陛○下○卓○冠○群○倫○茂○膺○景○運  
 皇○圖○啓○祚○粵○申○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爲○國○極○生○民○之○墊○溺○救○亂○世○之○劬○勩  
 大○鈞○播○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  
 間○隙○侵○犯○邊○陲○赫○怒○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致○伐○乃○鞠○旅○以○陳○師○臣○文○忠○賦○質○庸  
 愚○托○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慚○無○贊○畫○之○能○拜○命○闕○庭○俾○率○熊○羆○之○衆○總○戎○行○陳○誓  
 空○胡○馬○之○群○前○茅○度○關○而○興○和○之○將○即○降○後○騎○出○塞○而○駝○山○之○兵○旋○飭○進○開○平○而○乘  
 破○竹○之○勢○克○應○昌○而○奮○覆○巢○之○威○皇○子○后○妃○兩○宮○之○貴○人○俱○獲○玉○璽○金○册○歷○代○之○重  
 器○全○收○皇○風○遠○被○於○遐○荒○胡○運○竟○終○於○此○日○凡○茲○勳○庸○之○建○豈○因○臣○下○之○能○茲○盖○伏  
 遇○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謨○盖○世○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氏  
 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海○共○惟○帝○臣○一○统○太○平○萬○年○悠○久



## 唐王勸進表

潭浦集 黃 道 周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等謹奏爲同心勸進事伏以天造不寧道先立主昌期叶應臣亦擇君維濟否之吉極貴乎剛中故幹蠱之才亟資於先甲邇者逆氛孔熾強虜橫張兩載而陷二京河山雪涕敷天而事異族人鬼恫心非有不世田之英莫勝大有爲之任恭遇殿下偉略著於維城玄風聞於主鬲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還屬太祖之孫漢家再造神州起南陽者卽復漢家之業昔者寇迫都城殿下已請師投袂况今禍連江左蒼生又仰屋瞻烏荏苒則人化蟲沙棲遲則家成荆棘豈得修酒醴以蹈矛鋌守管絃而臨擗踊在昔瑯琊失討石勒後渡五馬之江暨於宛葉初會平林遂發昆陽之績以今揆古易世同符語德則德於瑯琊語親則親於宛葉所謂合晉元光武以成殿下之身籍猛士謀臣以纘高皇之緒者也殿下冲挹爲懷謙光下濟方以監國之命出於慈禧戡定之勛祈於潞府然而騎已至塘西臨安業無固志虞淵日墜孰揮魯陽之戈蕭寺龍灰莫反江陵之駕殿下社稷爲心祖宗是念孝陵之子十六人惟王逾於重耳唐室之君

表

五

表

六

十七葉立國何必沙陀能以禮義爲師雖千里通於天下但存薪膽之志卽七建大  
 於會稽取次以收二京扶南極而通北極乘時而慰列祖引周世以下周年伏乞俯  
 徇衆望監統六師使黎庶有歸羌戎率服

當犬羊高踞之日

非禮讓爲國之年

第 十 期

游 學 譯 編

癸卯七月十五日發行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零售每冊  
價銀 八角五分  
一元六角  
一角五分

郵稅酌加

- ◎教育◎民族主義之教育
- ◎軍事◎列國海軍力之排置
- ◎歷史◎史學肄言◎海權消長始末記
- ◎實業◎推廣支那航路議◎銀行鐵路為侵土地之根據論
- ◎談叢◎東西佚聞
- ◎小說◎黑龍江
- ◎外論◎支那不可扶植論
- ◎海外瑣聞◎遼東歸客談△朝鮮外交之抗言  
◎太平洋海底電綫告成  
◎匈牙利與奧太利之近况  
◎日本凍死軍人之紀念碑

總發行所

日本東京牛込區喜久井町二十番 湖南編譯社編輯部  
上海英界四馬路惠福里明權社中

每 月 一 回 陰 歷 十 五 日 發 行

# 浙 江 潮

## 第七期目錄

七月二十日發行

▲總發行所

日本東京牛込區  
東五軒町九番地

浙江潮編輯所

- ◎圖畫 ●浙江全省十一府新地圖(其一)
- ◎台州 ●(一)紹興東湖書院(二)紹興通
- ◎藝學堂 ●紹興東湖陶山秦橋風景(一)
- ◎海鹽演說會 ●(一)杭州求是書院學生體
- ◎操圖 ●(一)仁和東城蒙塾
- ◎通訊 ●敬上鄉先生請令子弟出洋遊
- ◎學並籌集公款派遣學生書
- ◎社說 ●國魂篇(續)
- ◎論說 ●四客政論
- ◎學術 ●(一)種
- ◎政法 ●舟山條約之感慨(續)
- ◎實業 ●日本銀行之概略
- ◎哲理 ●希臘古代哲學史概論(續)
- ◎歷史 ●最近三世紀大勢變遷史(續)
- ◎地理 ●(一)地人學(續)
- ◎傳記 ●俄國虛無黨女傑沙勃傳
- ◎大勢 ●(一)種
- ◎各國內情 ●德國國勢之進步
- ◎極東經營 ●極東問題(續)
- ◎談叢 ●野獲一夕話

- ◎雜文 ●不圖今日重見漢官儀附(揮蓋)
- ◎近事小評 ●賣浙江全省路礦者非劉
- ◎鐵雲也別一人有人也 ●日本於湖南
- ◎航路之開設 ●沈蓋之慘戮 ●俄國之
- ◎新要 ●嗚呼猶太 ●外數件
- ◎雜錄 ●(一)種
- ◎東報隨譯 ●龍岩浦與蒲州 ●東歐
- ◎問題與極東
- ◎瑣談片 ●……………二十二條
- ◎介紹新著 ●……………五種
- ◎小 說 ●愛之花(續)
- ◎章回體 ●少年軍(二)
- ◎雜記 ●獄中贈鄒容 ●獄中開沈禹希
- ◎文苑 ●獄中贈鄒容 ●獄中開沈禹希
- ◎見殺 ●獄中贈鄒容 ●獄中開沈禹希
- ◎史二首 ●獄中贈鄒容 ●獄中開沈禹希
- ◎調查會稿 ●湖州物產生利記 ●海鹽
- ◎の慈善事業 ●海鹽報紙之銷數 ●海
- ◎鹽徵米徵銀之實數 ●黃巖城內學界
- ◎區所表 ●宣平之種々調查

▲總代派所

浙江省城萬安橋杭州白話報館  
上海英大馬路壽康里永記書報代派所

洋裝百 八十頁 每月一 回陰日 發行 全半年另 年每售 十六冊 每冊 二冊 三冊 三冊 二冊 每冊 二角 郵稅分

疏

正祀典以光聖治疏

皇明奏議類沙

姚

溱

臣惟祀事有三。曰天神地祇人鬼。載之禮經。義各有在。而人鬼之祭。則所以旌往烈而示來世也。頃者陛下遵祖宗之典。崇帝王之祀。人鬼之尊且大者。宜莫重於是。苟不辨其大分。則雜糅于薰。淆紫於朱。戾經瀆禮。臣懼無以昭大典也。今帝王廟中祀及元世祖。臣竊惑焉。夫華夷大分也。臣請為陛下陳之。中國之與夷狄。其限至明。而其防至嚴也。是故內中國而外夷狄。尊中國而卑夷狄。進中國而退夷狄。貴中國而賤夷狄。若天地之不可交覆。若君臣之不可易置。若首足之不可倒懸。華夷之分。如此。孔子作春秋。嚴亂臣賊子之誅罰者。為世道立大防也。至於夷狄與中國競。尤必謹。遏而深抑之。豈非存食上國。廢滅人類。有甚於亂賊之當誅者歟。自有典籍以來。犬戎覆宗周。弑幽王。而周人不能討。此中國之大讐耻也。劉石諸胡。囚執晉懷愍。盜據神州。而晉人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耻也。耶律德光。削唐仆。割燕雲而歸諸

疏

一

已而五代之世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耻也。完顏吳乞買入汴而虜徽欽。掩天下之正。而宋人竄於江南而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耻也。此數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憤者也。然猶未全盜我中國也。蒙韃繼興。有所謂元世祖者。虐浮於犬戎。狡深於劉石。貪劇於契丹。暴過於女真。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撼之於潭。剪之於襄。躡之於維揚。覆之於臨安。蹙之於閩。齧窮之於崖海。而後已焉。鱗介我冠裳。穹廬我宮室。部落我郡縣。奴隸我士女。斲我彝倫。變我禮樂。而萬古帝王之中國。始盡胥而爲夷矣。又其待幼主之母子。旣歸隸矣。而使爲僧尼。於吐蕃諸帝之陵寢。旣丘墟矣。而發其遺骸。以雜諸牛馬之骨。夷德之無禮。一至於此。當是時也。是天卑而地尊也。臣先而君後也。足上而首下也。其爲中國之大讐耻。豈直如前代而已乎。夷狄之禍。旣未有慘於此時。而華人之却於威虐者。曾不能一奮其臂也。我太祖高皇帝興於淮甸。聲罪而汎掃之用。中國之師。復中國之士。廓中國之妖氣。雪中國之讐耻。天地始復有定位。君臣始復有定分。首足始復有定形。而古帝王之遺黎。始得復歸於人類。不然則生民之類。弗幾于泯滅乎。故讀史而至宋之將亡。未嘗不爲中國痛。至元之

將未嘗不爲中國快也。迹其封豕長蛇之毒，其身得免於聖祖之誅，亦已幸矣。又安可進而祀之乎？惟其猾夏之罪深，故聖祖攘夷之功大，帷其亂華之禍慘，故聖祖除暴之義彰。旣以大義驅之，當以大義絕之。臣竊恨當時諸儒，臣懷其一日豢養之私，值我聖祖御極而不能明大義以佐下風，乃使元主得與帝王並列，以瀆我祀典。此臣之所甚惜也。夫聖祖建廟以祀古帝王，崇德報功，不專以一統論也。故隋晉之主無預焉。是故仁覆天下之謂德，利濟群生之謂功。自伏羲以至於湯武，功德並隆者也。自漢高帝以至宋太祖，功浮於德者也。秩之祀之，夫誰曰不宜？彼元世祖者，以夷主華，蕃其醜類於夷狄，信有功矣，亦有德矣。中國之民何賴焉？顧躋之帝王之列乎？古語有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元人非徒無益於中國，而其爲災爲患，殆且百年，舉而祀之，臣誠不知其何所據也。且自古聖帝明王，皆未嘗一日而忘夷狄也。在唐虞則曰蠻夷猾夏，在夏則曰禹征三苗，在殷則曰高宗伐鬼方，在周則曰薄伐玁狁，薄伐西戎，防夷之嚴若此。數聖人在天之靈，萬古長存，一薰一蕕，一朱一紫，豈容混而無別，以與虜並享也哉？三代以降，夷狄猶

## 疏

橫。漢高帝困於平城。力未能報。而遺後之人。唐太宗滅突厥。降薛延陀威。加北荒。使  
 之不得逞。宋太祖以北漢之故。與契丹兵爭。而幽燕之地。籌之終身。而不能取此三  
 君。亦未始與夷狄共事也。而元主以胡虜之雄。與之同堂共豆。使三君有知。必不肯  
 自同於彼矣。又臣之所疑。不止於此。今之京師。胡元之故都也。一旦廟貌既新。崇播  
 有煥。使燕之遺民。故老。復正其位而稱之。非所以樹風聲。垂典則。明大分。而嚴大防  
 也。昔越范蠡滅吳。或祀之三江之上。吳之遺民。至今猶議其非。吳伍員入楚。或祀之  
 江陵。而楚之遺民。相與屏斥其像。以爲此吳楚百世之故怨也。則夫爲中國百世之  
 怨者。其尙容忍而祀之乎。陛下德格上下。道貫幽明。昭代祀典。至詳至備。非臣末議  
 所能裨也。願禮行有日。四方瞻仰。伏望陛下審之以分。辨之以禮。斷之以義。特罷其  
 祀。以釐正大。典使中國之民。幡然思曰。夷狄之不可冒處。中國如此。中國之不可輕  
 假夷狄。如此。改觀易聽。轉移人心。皆將若吳人之視范蠡。楚人之視伍員。其爲世道  
 勸。豈不多哉。夫興義旅。而滌腥羶。聖祖行之於前。定祀法。而斥僭僞。陛下行之於後。  
 其道同其功。一也。臣愚生逢聖明。義不容默。等因。



## 修明教化疏節錄

全上 謝

鐸

所謂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者。臣以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之係。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爲教化本源之地。是誠不可以不正也。且所謂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之下二十二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與熊去非已有定論。而近時大臣與禮官。亦嘗會議。取自上裁。不敢再贅。但此外猶有不能以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勿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隱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羽翼吾道。論行檢漢儒如馬融戴聖之徒。固爲不可幾及。論著述宋儒自周程張朱之外。恐亦未免有疵。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於長生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污。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亡君親而不耻仇虜。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

疏

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大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勅升時以上。附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葬大夫之例。如此。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亦不爲無少補矣。

六

孔子沒而微言絕

七十子卒而大義乖

請革祀蒙古忽必烈疏

全上 陳

柒

臣惟天極尊於上。地維奠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於中國。是以華夏爲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華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別之。以言語辯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而非人力之所混也。故內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僭華。如夜之不可爲晝。履之不可加首。此萬世之綱常。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征誅必加。戎狄是膺。籍稱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也。臣見近來北虜衆強。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年犯紫荆矣。而我邊氓。逋掠在彼。導之攻劫。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白通事。昨年有王三矣。夫北虜而犯我中國。是以夷猾夏也。我氓而附乎北虜。是以夏從夷也。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愚竊謂今日治禦安攘之方。固欲群策之畢舉。而第一莫急之務。尤在於自嚴內夏外夷之辨。以明萬世之綱常。以正百代之典禮。如今日綱常典禮之極有關係者。胡元之鬼不可祀於我中國。聖帝明王之列是也。既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神。又何以遏其人。此臣愚之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奉上天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

迄於今上下數萬千年。歷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茲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功德於中國。非謂強其本國也。所謂大統者。承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甚精矣。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爲世祖者。廁於其間。夫蒙古之元。其先則孛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謂鐵木眞。而元人稱爲太祖者。雖荼毒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愈肆。且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俗。言中國以胡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寰宇。敦我彝倫。始則以夷猾夏。既則變夏於夷。當是之時。吾天地所開之中土。吾萬古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爲夷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於我中國帝王。實得罪於天地也。若以爲功是有功於夷狄。而非有功於中國也。若以承統是得統於夷狄。而非得統於帝王也。我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神功。聖烈所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國所有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胡元爲中國之所當驅。是

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紊華夷之限而無以深著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嘗捧讀我太祖諭中原之檄，首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稽歟！夫哉！我聖祖森嚴敷語，凜如秋霜，據斯言也。使聖祖興於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首驅逐之。夷狄生既不可以居中國而治天下，死豈可以廟中國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謹考國初太祖高皇帝因禮部尙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大有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祭，宜令太常寺掌之。上諭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獨不言元君同祭帝王廟也。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莊誦大明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於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廟於京師。止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下列位號，乃及元始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聖祖之定制也。是

疏

十

則當黜也。夫祀此胡君，既非我聖祖之本心，原議定制也。而乃冒列祀典，以至於今日者，何也？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之也。諸臣多曹中元進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強假元以帝統，謬予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耳。顧胡國豢養之私恩，而一念中國天地之大義，臣爲國初諸臣深惜之也。然聖祖不斥正之者，何也？聖祖固見於詔諭者，嘗曰：朕元來布衣，是知聖祖之意，祇以生於元世，不忍遽泯元迹，姑亦暫祀之耳。睿見淵衷，豈不謂一再傳世，聖子神孫，即與胡元渺無關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之者，孰料寥寥百餘禩，襲常踵舊，視若當然，因而弗改。臣知太祖在天之靈，亦必切望黜此胡鬼於冥漠之中矣。夫禮樂必待百年而後興，制作當俟千聖而不惑。此所以當黜祛更正，不能不望於今日也。仰惟皇上道合重玄，權操一二，重郊廟群祀之典，無不釐正精當。於太廟之配享者，曾去姚廣孝矣。以其嘗從胡教也。於孔廟之從祀者，曾去吳澄矣。以其嘗仕胡君也。而胡君之鬼，顧可祀於帝王之廟而不去哉。我皇上崇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像之骨，屢闢除之。夫佛氏誠宜除之，然猶胡邪之無位者耳。乃若忽必烈，以強有力于取大器，梟雄稔惡，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

去。顧廟貌而神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皇上聖神驅除胡邪之妙用哉。胡君之鬼。決不可崇祀於帝廟。如胡佛之鬼。決不可崇奉於中國也。胡佛不可以繼道統。而胡君豈可以繼帝統哉。自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漢唐宋。中國帝王之正統也。秦晉宋齊梁隋。中國帝王之變統也。胡元盜居中土。變統之變者也。此儒賢之定論。而我皇上明晰之素也。今帝王所廟祀皆正統者。變統皆弗祀矣。而變之變者。顧可祀乎。秦晉隋有元之一統。非元之夷狄。而顧不可同元之祀。秦晉隋諸臣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晉隋不平之。而宋太祖尤深讐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於宋之子孫。如何也。讀史而至此。當爲乾坤一墮淚。而宋祖以骨肉之恨。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讐也。而乃使之共座一室。共享一牢。臣知宋祖之心必不安也。非惟宋祖讐之也。諸帝王實羞之。諸帝王咸以神明之胄居中國。而馭四夷。豈意數千年後。天翻地覆。有胡元一大變也。今并使腥羶之鬼。被髮左衽之裔。列之於一堂。臣知諸帝王之心必不安也。羞其與夷狄並列也。非止羞其爲夷狄也。羞其爲禽獸也。何也。大明一統志。我朝欽修之信史也。內載元氏之祖。實蒼白狼所出。志載之言。必有明徵。若誠然也。是胡兼

夷狄而禽獸矣。而可與諸帝王同廟。以穢精禋之享乎。皇上抱千古獨出之見。正百  
 至未備之章。能去此胡祀無難也。失今不去。後鮮能去之者。臣不忍令天下後世謂  
 中國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廟之初。建修撰姚涑已嘗奏稱元世祖不當與祀。當  
 時禮官不能集議。一洗前訛。而謬引夷而中國則中國之之陋說。竟使涑之正奏。沮  
 格未行。迨及流患。失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韓愈氏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是明指諸侯而夷狄者。如春秋荆吳之類耳。進於中國而慕義。稟命臣於  
 中國也。如是則中國之焉。非謂竊中國之統。盜中國之土。如胡元之真夷者。而可申  
 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寬假胡元。而不識夷字。遂至背整聖經。誣民惑世。是謂邪說  
 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唐夷狄僭亂之禍者也。如曰待勝國當厚。臣謂太祖於元老耄  
 童。縱之北遁。封其孫爲崇禮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優厚已過矣。夫彼原爲胡地  
 之人。沒有胡地之依。亦奚賴我立之廟。而顧以堂堂中國。強祀夫漠北胡鬼。以厚  
 哉。如曰係國初初行。臣謂制度禮樂。因時損益。我皇上登極以來。所釐正者。顧非國  
 初之典秩耶。惟求其大當而已。胡元竊中夏百六十年。非不久也。太祖起而驅之。漢



外無遺蔓焉。是我太祖之驅胡君。不因其久居而存之。而皇上之驅胡鬼。顧可因其久祀而留之耶。惟我皇上乾斷奮然。議斥其祀。是聖祖驅胡元在世之君。皇上驅胡元既沒之鬼。掃蕩廓清之功。皇上當與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議斥胡君者。若此。臣因此有大惑者焉。國朝於歷代帝王陵寢之祭。傳制令官。各有歲時。甚重典也。臣考方輿圖志。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實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臣遍考府誌。絕無陵所。不知何憑祭之。臣聞胡元沒。皆返葬漠北之谷。不加築爲陵。不知去我朝邊圉之外。幾千百里也。今遇每祭。但權於府西廟北。掃摺蕭幄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實無陵。既非祭地。而祭於空地。以禁闕之旁。而望壘祀。一舊嘗竊據之胡鬼。其誰曰宜乎。况陵墓無望祭之禮。而華夷天限。隔越封疆。其何所望乎。臣以爲祭元世祖陵。義亦無據。通罷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之決當除。此祀典之決當正。既而承乏言官。兼竊禮省。職司如彼其專也。遂叨連任。已幾三年。籌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畏難前却。不敢建明。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念是輒不量。力勢。獻一得於聖明之前。以求不負於心。不負於所學。不負於中國帝王伏望皇上。

疏

十四

俯賜察納。令行該部會議備考。太祖檄諭并諸革元之旨。質以春秋內夏外夷。謹微  
 之大義。將帝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黎華博爾忽等五臣。并行黜祀。毀其木主。送之  
 塞外。永絕根本。仍勅該部查所謂元世祖陵。委實在何地方。考經據理。較之伏羲以  
 下帝王。見有諸陵。應同否致祭。如果順天府原無此陵。或遠出國家輿圖之外。即議  
 罷祀。然後皇上以黜胡尊夏。釐正祀典之大義。詔諭海內。必有以發舒華夏之氣。震  
 驚旃裘之心。續議重委本兵。嚴責總督將帥。練軍閱武。招亡行間。募勇設奇。以爲必  
 可勝敵之計。是大義既明。則士氣自奮。勇氣既奮。則兵威自揚。斯可以繫不孩之頸。  
 梟台吉之頭。致之闕下。以奠中國萬萬年磐石之安。誠大聖之作。爲曠世之事業也。  
 臣鄙見如斯。胡鬼有知。當先自愧遁。或能殃咎。宜加臣身。臣憤切衷懷。不自覺其詞  
 之過激。惟冀皇上優容體悉。虛聽勇行。臣不勝于冒戰越之至。

箋

招征軍中諫魯王不奉詔箋

漳浦集 黃道周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啓。職聞之。吉祐自天。繫於周易。長守富貴。著於孝經。兩者爲天下之師。莊誦亦曰。制節謹度。履信思順。尙賢而已。當太平時。海內雍熙。財豐物裕。若漢七國。梁吳淮南。皆狹小舊制。越於矩度。棄順畔信。以自爲賢。然亦非久廢墜自替矣。况當衰亂之後。人思有君。家懷宗子。國有黍離之悲。野多蜚鴻之歎。窮鄉散族。百十人以上。猶思推擇賢者。以董其事。其位置部居。莫之敢亂也。今有獷悍弟。矯虔干行。必環起而奪之。非謂其不能。謂其不順不信。失推上之義也。今外族披猖。天下極壞。江湖以北。無復完土。高皇所餘。唯今上與殿下二人而已。殿下英年明淑。審幾最先。當益藩未破。淮藩未遷之時。首進義牋。以尊朝廷。亦以物貴一本。道無兩大。

國統既定。則天下嚮風。上以慰高皇之靈。下以繫兆民之望。曾未幾時。而讒說間作。初終變度。重勞關吏。日改厥章。遠近傳者。咸謂殿下秉義甚堅。執節彌固。而請臣進蘇茂之謀。羣僚振士元之說。離我骨肉。使其身圖。內開瑕釁。外長寇讎。不知高皇在天。將執玉牒以定倫叙。四方觀聽者。亦持牋疏以論先後。而橫生煽惑。自蹈非彝。不知諸策士謀臣。何以自處也。昔管蔡不臣。而鴟鴞與歎。頹朝怙寵。而春秋引規。殿下於朝廷。情好至深。艱虞與共。內無頹朝之嫌。外無管蔡之憾。一旦翻然。啓釁造端。使將士懷其二心。他族快其得計。其爲胡虜所賣。亦已明矣。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行葦之苞固。而異類之知慎也。又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言內外之分定。則狂謀自止也。今君臣之分已定。苞桑之固漸稀。如手足頂踵。僅有此數。而縲於一體。自分雄長。度非所取。祐於天。保宗社。守富貴之道也。亦已艱步播遷。共圖僇力。欲借溫台之水師。奮江表之左翼。猶須奠以一尊。正其長子。使服不外馳。驂有正御。然後可以徐致康莊。坐底都邑。而脫輻棄軸。分棹折篙。味舟車之義。爭高坐之勝。徒見其僨越。相贈以亂而已。昔晉室以八王賈亂。琅琊鑒之。遂克中興。光武以南陽啓疆。汞紆

爭之。卒成屠滅。何者。人心所繫。亦與天謀。封建之義。既殊。則晉鄙之形。亦異也。今自荆楚兩粵。五湖三江。冠帶之倫。咸慕興朝。歸如流水。而溫台謀臣。自以崇臚。不可復降。引帆以就黑岸。驅轍以陷危溝。因風走險。已騁莫制。甚非所致。孝於宗支。輸忠於殿下也。職初在閣內。覩殿下致賤。及禮物隆重。退而竊歎。以爲東平撝謙。劉虞貞固。亦不是過。及督師將行。天語諄復。猶以殿下純篤。保無東顧爲談。及職歷疆外。又覩再致手稱。詔叔姪之親。猶於父子。宗支之愛。逾於所生。而裔臣不察。自爲旅拒。歸過於殿下。播訾於中朝。今下聽明絕世。涵覆天下。必不爲異議所動。自分疆域。而逆虜方強大。讎未報。皇家積痛。施於民黎。臣子何心。而營貴梯榮。趨高不下。以上違帝顧。遠傷高皇之心。且如今上。肝食宵衣。自疆吏書生。一言稍達。無不召對。執筆起艸。動百數十行。委巷之情。無不畢達。而衣不過澣濯。食未嘗牢具。乙夜批答。或三鼓乃休。亦何所利。賴於天下。而爲之方。今之時。令有光武少康之才。與今上馳騁。猶當北面推讓。若琅琊昭烈。肅代之才。退而扶馭。亦已明矣。而一二裔臣。欲翻桃枝於若木。進長庚於羲馭。不已過乎。以職迂愚。觀天下紛紜。寇禍鼎沸。卽黃屋黼屨。無甚暇逸。必

箋

以駕御英豪。身親疾苦。拔諸夏於腥膻。出斯民於塗炭。非今上不能也。殿下若夷然  
申告將士。以內隙之必不可開。大誼之必不可改。叔姪之情既親。天澤之分亦定。用  
以專氣壹精。殄滅異類。慰高皇於在天。保令名於無窮。卽如茨之福祿。亦豈有量哉。  
孝經大易。非欺我者。長至履端。恭惟千福。元旦之賀。仰跂休光。職無任惓惓効悃之  
至。

四

明太祖致漢皇書曰方今  
合中國之力以制夷狄是  
爲上策疲敝中國使夷狄  
乘間得計是爲無策

## 書

## 與鄭玄岳先生書

全

上

玄師函丈。世事遂至此。包胥之哭。欲向何門。方新安末陷時。皆仰師雲霓。不日入關。即六真書。亦深以紫氣爲望。至朱盛濃過。乃知河漢。古建德。山水雄深。其間必有偉人。若韓岳李郭之倫。寧當以此歸之。吳次尾。今亦安在。謝車騎用寡。亦須八千。但可一試耳。若持久。恢復非三萬人。不可。虞雍公劉信叔手段。猶之劍首一叱而已。某以空手招募三月。僅四千人。一粒一錐。皆自呼籲。朝廷真以寒冰置之。牛羊不字。老師能爲覆其大翼乎。古人作事。全爲國家。今人爲自家。髮衽安可不力。如謂此道殊於顏回者。則閉戶可耳。數日將復新安。四顧將呼。誰爲助者。東崖今幸已出。老師幸趣裝。三十年寤夢。發於今日。勿使餘生。獨自呱呱也。族中子弟。幸致意努力。爲某助具桴鼓。如朝夕還山。亦藉吾師授以安枕也。

書

二

## 與倪某書

全

上

自留都蕩析而後。不肖栖栖胥江。斯不自保。然意明緒未斬。必有起而荷承者。乃晤眞主於舟中。決高光於話下。今卽位已一月。義問仁聲。通於江漢。令得吾兄佐之。瑯琊昭烈不足稱也。弟已垂老。絕意世途。豈復舍彭老而談樂葛之業。所惜者。辮髮左衽。近在燃眉。不忍以高皇手滌之世界。復還他族。是以皇皇栖栖。復勉一遇耳。今八公已出。蚤晚望吾兄俯而取曰。鄧禹第五倫。何分先後。總爲南陽。紹此弘緒。幸勿以道路梗塞爲辭。建昌間有競風。吾兄從贛州來。十餘日可達。劉晉卿已推祭酒。吾兄來典玉鉉。與八公推輓。未可翻然隴畝之下。千望來旃。錫以丹青也。



## 與揭緝止書

全 上

緝翁先生念疇昔之雅如誦都人士之詩。邈不可即。即欲坐白雲。想清風。披薺訴荼。豈可得乎。烈皇之逝。茂翁云。隕雖云在天終焉。墜地今年五月。如何可言。狐鼠蚩蚩。破我神器。徒云天運。如何不哀。幸我今上。起於南陽。奮翼閩海。浙東嶺南。已悉歸誠。今唯度吉江袁。尙隔雲水耳。海內賢豪。想念高祖廓清之業。累世衣冠。收髮結衽。即在草萊。亦當一奮而三月駒隙。載馳無聲。許穆夫人。遂成絕物。不知異時。何以對越天上者。此中舉義出師。屢奉明旨。而建溪至衢水。動須一月。錢塘越京口。又歷二旬。必假鄱陽之力。順帆踏車。直抵秣陵。此杜預所細心於王濬也。先生一代崑崙登高。而招所見萬里。如弟某輩醢鷄耳。真以今上英明。附雲逐尾。逾月以來。無臧宮馬武之能。而發鄧禹耿純之論。是後代所掩口而笑也。張詞林家玉者。秀美勁挺。有子房之風。人固不可以貌意也。崑以試事來請評。謨幸善圖之。入告我后。拜賜多矣。

書

## 與鄭將軍書

全

四

上

聖主英睿。卓出千古。諸臣奔命。少得當意。而崇騰隆施。懋功懋賞。麾下諸大僚。所不敢望。天祐皇家。烽火洊驚。旋即撲滅。使麾下以李郭之才。韓岳之忠。滯於嶂嶺。波濤之下。令得一當度。狼居勒。燕然與匈奴相遇。雖衛霍之能。豈足多乎。程正叔老儒也。思觀垓下之戰。虛懷慎酸。生耳嘗著銅面。與突厥角逐。僕今老矣。數年前。膽骨未挫。氣志相動。尙再疏請纓。一理東江。再圖宣大。而茅葦遇風。不復可振。鷓鴣繫枝。巢卵俱破。至於折脇剝膚。鑊鷄糟豕之不若。然終不敢有怨悔。盼視君父。方今胡寇漸合。輦轂洊驚。四方援兵。度不能四五萬。皆逡巡西道。思度河北。出紫荆。潛詣都下。無敢泝清德。從景滄直上者。朝廷思間道之奇。以霖寰翁節制登萊。與大將軍共濟呼餘。皇出旅順。搗瀋陽。此搏熊取子之智。用之必效。然懸師萬里。遠襲人國。載馬上車。蹕泥出岸。豈得如三國時謀。汎沓渚之事乎。以僕料敵。用師不過強萬。四虜持重。不敢遠出。其牽制寧遠守遼瀋者。必不盡撤。而西唯諸台吉跳蕩。及巢孔二三叛將。知我虛實者。相率鼓柝。攘取餌耳。誠得南兵萬餘。與充濟之師犄角。直出挫其前銳。則真保香阿之策也。缺

序

跋

跋桐廬二孫先生墓之後

遜志齋全集

方

孝

孺

予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纂臣女主夷狄也。纂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於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於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壘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峯公之抗志不汗。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於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于棄君背父。陷於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

序 跋

二

者其知予正統論之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黃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  
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明史忠清公曰我

朝傳世十六正統

相承自治冠帶之族

## 跋楊先生墓銘後

全 上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萬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子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肯者。惴慄。馬是以鄉閭之民。不畏辟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於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微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耶。孝孺年二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即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于邑者久之。

## 序 跋

## 宋元史紀事本來論正叙

張

四

溥

讀史至宋。蹶乎傷之代。侔漢唐而文出。蒙古其書。葛冗不足述也。蒲田柯氏新史。肇興遼金二國。降列載記。規模反正。卷帙微省。而取材未廣。闕如生恨。薛王通鑑。出入陳氏。旁摭曲證。自謂功高。而參觀前史。漏萬非一。余嘗欲取脫脫一書。剪截繁陋。別韓老同傳之非。去琬琰濫收之謬。然後大宋遺文。博蒐典故。斷以已意。成一制作。而家鮮倉乘。畋漁無術。訪求幾載。國野並存。大者五六。小者十數。巽巖真本。尙歎未見。其他殘失。皓首何窮。元史速成。衆思寡集。卷末論贊。俱從姑舍。豈冕旒當付不議。抑方之房魏詮晉。謙讓多矣。夫全史定則通鑑成。通鑑行則本末出。宋元之際。苟有作者。三書兼舉。且暮可遇。乃積久無聞。懸書不立。北海高安。勉因舊文。分代次事。題目博設。意在便覽。非求必傳。余聊從二家。寄以論難。彌綸目前。綱紀有待。不敢卽爲建安續也。宋治懦弱。文繁實少。元臣譏之。隆替略備。顧法高前代。亦復有四。曰禮臣下。崇道學。后妃仁賢。宗室柔睦。內治旣修。兼以外攘。天保采薇。宜克永世。而駐驛一南。國祚竟覆。論者咸咎熙寧變法。宣和極亂。然周室東遷。平王絕望。莫高宗構若也。汗

京失守。中原雖沒。而建炎紹興。勢最可爲。岳韓劉吳。百戰百克。假令有一中主。如晉孝武唐肅代者。爲之南面。任使不疑。擴清天步。六合版圖。將大於建隆。豈特謝安捷肥水。郭李收兩京哉。孰意構旣無良。槍尤凶醜。君臣魚水。專戮干城。大將旣盡。不復生神州。旣棄不復還。孝宗有志而湯思退主和。寧宗無能而韓作胄主戰。馴至理宗。政繇史賈。桑柔板蕩。繼以草黃。大運竭矣。胡元主夏。草昧不寧。英宗之弑。泰定之篡。明寧之殂。順帝之立。國皆可亡。必緩及至。正勝廣始起。秦皇厭勝。唐明祝天。真人將降。適有期乎。蒙古色目。班高漢南。西僧帝師。道尊孔子。明堂配天。風猶冒頓。固知百年數窮。無俟紂惡之熟也。間居尙論。紀志表傳。各有竊取。未幾散去。感同雲煙。嘗念神器襁褓。雞鼠難竊。胡歡漢悲。憾深曷喪。逆取順守。道固多途。大抵開關之憂。勤不敵季朝之燕逸。羣賢之勞。蓋莫救一夫之頑。讒古今盡然。不獨兩代也。藝祖法慕成周。而禍夷於石晉。韃靼地廣秦隨。而曆短於拓拔。中國之所以失。即夷狄之所以得。夷狄之所以失。即中國之所以得也。周書戒王。殷鑑不遠。漢臣進規。引秦爲喻。人君善監者。必自近。始即宋元。未竟之編。亦何不可資。金鏡禦不若乎。

## 序 跋

六

## 皇明北虜考序

劉集 劉宗周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于前。宋涼蹴之于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圍。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胸挫跌。五帥不迷。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于末歲。猶議動兵。廷臣力阻。上意益堅。司徒匏繫于掖庭。本兵雉經于私第。淪木之變。雖悔曷追。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峰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怵。謾和親于漢姬。委賜物于宋弊。戎心狹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勒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得相輿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萬雉凡搖。賴天之靈。景皇知人。並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迹。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殺相。尋我得寧。輯顧其外。詞桀傲。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遣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爲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雇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



而舞文。于城爲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域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携貳。于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塞洪武永樂。皆常遣使穹廬。至厯書勅。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候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明者也。于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虞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關庭。知我地利。闕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纏昂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設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議遣柳棘之師。座收薇杜之績。不然。凡考庚寅之故。不貽己己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緝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雁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之起。宗藩再變。豈惟從叛。是謂親離。今皇帝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戍醜虜。曾何足慮。彼善憂者。以爲近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

序跋

八

納我逋人巧爲間謀。混跡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雁門。經大原。掠上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後度柴荆。區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々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施於薊北。漢開疆于衛霍。唐蹙國于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恆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獯狁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皐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高皇帝之靈何在

## 黃書後序

船山遺書 王夫之

述古繼天而王者秉黃中拒間氣殊類之災扶長中夏以盡其才治道該矣客曰昔夫子懲禍亂表殷憂明王道作春秋後儒紹隆其說董胡爲尤焉莫不正道誼細權謀今子所撰或異於是功烈以爲正法禁以爲固苟窮諸理亦而論其數雖復稱仁義重德化探天地之數恐乖異乎春秋之度也曰何爲其然也民之初生自其羣遠其害沴擯其異類統建惟君故仁以自愛其類義以自育其羣強幹自輔所以凝黃中之綱緼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々也哉客曰宰制所蒙以貽無疆固當通其變而不滯其常漢起東都中興洛陽今子所撰定燕薊以爲會同之邦不已固與曰王者相陰陽定風雨建之邦畿爲宰制主莫不用氣之厚而固自然之宇也故羲農之都或陳或魯平陽蒲坂安邑耿相憑河東北以爲安處長安洛陽大梁之士後王宅之不數百年而後地力衰瘠漸以薄鹵今燕薊之宅受命而興者女眞韃靼曾不足於稱數永樂定鼎始建九五水土未薄天氣翕聚天子守道四方來輔後之所宅固當踵跡靈區以光贊我成祖也客曰賢哲制未亂庸愚

## 序 跋

十

謀已然。立說之大凡也。今子所撰。陳於數十年之前。猶可扶而救其偏。今茲陸沈。遽爾忽其斬焉。過述先事之失。爲期罪愆。子所謂失魚而求其筌也。曰。孔子著春秋。定哀之間。多微詞言之。當時世莫我知。聊愾悟而陳之。且亦以勸進於來茲也。昔在承平。禍亂未臻。法祖從王。是爲俊民。雖痛哭流涕。以將其過。計進不効。其言而退。必災其身矣。天下師々。誰別玉珉。荏苒再首。解大命以淪於是。哀其所敗。緣其所劇。始於羸秦。延於趙宋。以自毀其極。推初弱喪。具有倫脊。是以哀怨。繇心烏邑。填膈延首。聖明中邦。作辟行其教。制其辟。以屏藩我中區。而終遠異族。則形質雖泯。靈爽亦爲之悅。釋矣。歲德在丙。火運宣也。斗建惟辰。春氣全也。文明以應。竊承天也。太原之系。世胃繇也。爲漢大行。忠効捐也。悲憊窮愁。退論旃也。明々我后。逖播遷也。俟之方。將期永年也。黃書之所以傳也。其在茲乎。

春秋傳曰不許

夷狄入主中國

史

論

金亮之惡論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

張

溥

張溥曰。宋自藝祖受命。歷太真仁英。代有令主。至徽欽而戕於金人。帝后播遷。陵廟  
 糞土。古今夷禍莫此爲酷。趙氏南渡。一矢無遺。而天會明昌。儼然帝制。竊意天道好  
 還。何獨不信。迨完顏亮立。淫戮放恣。始信彼蒼假手爲中國反爾也。白山黑水。函普  
 發祥。娶六十老女。種類繁育。劾里鉢生數子。阿骨打吳乞買最强。滅遼伐宋。虐戾已  
 極。吳乞買死。合刺卽位。卽阿骨打孫也。亮亦孫行。覬覦謀篡。夜半抽刀。衆呼萬歲。自  
 是吳乞買後七十餘人。盡誅滅焉。劉淵判晉。劉聰因之。烝母殺兄。石勒亂華。石虎因  
 之。厥宗屠膾。二虜雖免。身刑禍窮。繼體懷愍。平陽報施不爽。亮性殘。獷倍於聰。虎弑  
 兄自立。誅宗族。淫骨肉。六年以內。殆無虛日。卽蠻夷無禮。烝報忿殺。自其國俗。胡爲  
 衽席怨毒。於家人尤亟乎。粘沒喝幹離不席捲汴京。兀朮撒離喝盡銳南攻。金源將

史論

二

帥。爲。宋。難。者。無。若。四。賊。亮。或。族。其。家。或。淫。其。女。生。戮。死。辱。靡。有。子。遺。假。令。大。宋。天。討。直。擣。金。都。鞭。墓。處。宮。決。不。至。此。而。門。內。傷。夷。慘。極。未。有。婦。姑。姊。妹。皆。充。嬪。御。母。子。兄弟。不。保。腰。領。吳。天。惡。金。豈。在。劉。石。下。哉。然。趙。構。南。面。忘。讐。甘。爲。金。役。而。冀。彼。內。亂。託。天。言。報。子。胥。男。玉。懷。媿。實。多。亮。統。三。十。二。總。管。之。師。飲。馬。長。江。宋。不。敢。訟。言。其。罪。如。漢。王。之。責。項。羽。舉。朝。皆。婦。人。亮。死。猶。笑。之。矣。

中國神聖  
不可侵犯

## 論北方諸儒之學

全 上

張溥曰。余讀漢史。至新莽竊位。逢萌哭市。周黨杜門。公孫述僭號。譙玄吞藥。費貽漆身。鴻飛冥冥。不可勝數。及觀後世。蒙古初興。宋祚未絕。一時大儒如姚樞。竇默。許衡者。流相率事虜。因歎人不如古。讀書行道。而不知海上之節者。又何衆也。樞初家柳城。後遷路陽。宋九嘉識其有王位略。楊惟中與之偕覲元太宗。既而世祖辟召。相得益深。默廣平肥鄉人也。元兵伐金。被俘脫歸。後通經術。還鄉教授。世祖在潛邸。即強官之。二人託辭。固謂中原已喪。踐土安歸。明君在上。于旄浚郊。則有執比而往爾。然理宗尙儒。修明濂洛。學士聞風。萬里景赴。爲樞默者。棄鄉里。挈妻子。歸命中朝。綱紀文治。何所不可。而棲遲本土。俯首北狄。無李斯燒書之憤。爲齊魯抱器之逃。竊不解也。衡避難徂徠。往來河洛。蘇門得友。慨然任道。中國師表。舍我其誰。亦羈縻元爵。未能裂冠。卽爲之解者。曰。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無往焉。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權臣不去。則辭。問伐宋。則不對。居於朝。未嘗三年淹也。然身登師傅。道贊輿朝。以堯舜之言。文韃鞬之俗。中書五事。謨謀不違。雖

史論

四

晚歲病革。慚未辭官。遺命戒子。墓道書名。失身之辱。終莫洗矣。耶律楚材相二帝。闢草昧。開基元德。功侔周召。閭其苗裔。乃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則金尙書左丞也。契丹貴種。金源相族。國亡臣讐。貳心蒙耻。勳高輔秦。而志愧報韓。北方學者。節義風微。殆繇此始乎。

中國本部全

在赤道之北



## 讀通鑑論

船山遺書 王 夫 之

國之將亡。懼內逼而逃之。夷自司馬國璠兄弟始。楚之休之。相繼以走歸姚興。劉昶。蕭寶寅。因以受王封於拓拔氏。日導之以南侵。於家爲敗類。於國爲匪人。於物類爲禽蟲。偷視息於人間。恣其忿戾。以徼幸分豺虎之餘食。而猶自號曰忠孝鬼神其赦之乎。夫尊則君也。親則祖若考也。宗祏將毀。不忍臣人而去之。義也。雖然。苟其忠孝之情。發爲義憤。如漢劉信。劉崇。喋血以起。捐脰領而報宗祏。斯則尙矣。若其可以待時而有爲。則南陽諸劉。大則帝而小則侯。仇讎之首。不難斲於漸臺也。抑或勢無可爲。而覆族之足憂乎。山之椒。海之澨。易姓名。混耕釣。以全身而延支裔。夫豈遂無道以處此哉。然則國璠之流。上非悼宗社之亡。下非僅以避死亡之禍。貪失其富貴。而倒行逆施。以徼幸之。使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爲羞罪。可勝誅乎。國璠之始。慕容氏也。以桓元之篡。元固可且暮俟其亡者。而遽不能待。繼奔姚氏也。劉裕之篡。固尙未成。可靜俟其成敗者也。不能一日處於蕭條岑寂之中。望類而分餘食。廉恥滅而天良無遺矣。丕之篡。劉氏之族全。炎之篡。曹氏之族全。山陽陳留令終而不逢。

刀鳩。劉裕篡而恭帝弑。司馬氏幾無噍類。豈操懿不炎之凶慝。淺於劉裕哉。司馬氏投夷狄以亟病中夏。劉裕之窮凶以推刃也。亦有辭矣。曰彼將引口口口口以蔑我口口者也。而口口之士亦不爲之抱憤以興矣。紀李以鄴入於齊。春秋無貶詞焉。齊紀讎也。甯附於齊而不東走。萊夷南奔。句吳則猶能知其口口也。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亂不可止。自康承訓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討龐勛始滅唐者。朱溫也。而非溫之能滅唐也。溫自起爲賊。迄於背黃巢而降之日。未嘗有窺天之志也。僖昭以爲之君。時溥高駢以爲之將。張溶崔胤爲奧援於內。而李克用李茂貞王行瑜各挾逐鹿之心。溫乃內動於惡而無所忌。若沙陀者。介吐蕃回紇之衰。自雄於塞上。固將繼二虜而與中國爲敵者也。羽翼未成。而陽受羈縻。與劉淵之在河西也。無以異。因其未叛。聊使僦居沙徼。絕其窺覲。目不知中國之廣狹。心不喻唐室之疆弱。則自以爲僅可募立於邊陲。而忘情於中夏。則唐之不振。雖有朱溫輩之梟逆。且將與朱泚同其銷歸。唐即不足以自存。尙可苟延以俟。命世之英。以代興而中原之禍不極。承訓乃揖而進之。使馳騁於河淮江海之間。與中國之兵相參而

較勇法平。賊之功獨居最焉。禍其有能戢之者乎。龐勣擁數萬之衆橫行。殫天下之師武臣力。莫能挫抑。而沙陀以千騎馳突其間。如薙靡艸。固將睥睨而笑曰。是區區者而唐且無如之何。吾介馬奔之。而遽成齎粉。則唐之爲唐可知矣。舉江淮沂泗千里之郊。堅城深池。曾不足以禦虜爾之龐勣。而待命於我。則唐之唯我所爲而弗難下也。又可知矣。澤潞淄青。所稱東西之藩屏也。坐擁旌旄。據千里之疆。統甲兵以自固。坐視逆寇之披猖。曾莫肯以一矢相加。而徒仰待於我。則中國之衆叛孤立。弗爲捍衛也。又可知矣。振旅而歸。分茅朔野。吾亦何求而不得哉。國昌老而克用興。目已無唐。固將奮袂而起曰。是可取而代也。沙陀可以主中國。則契丹女直蒙古之強倍於沙陀者。愈無不可也。而□廷族無□矣。乃論者曰。克用父子。盡忠於唐。以賜姓而岐爲宗支。又何陋邪。然則承訓召寇以入。爲滅唐之戎首。罪其可逭乎。朱溫甫滅。沙陀施竊。石敬瑭劉知遠皆其部落。延至於郭威而□始有得□之。□禍亦烈矣哉。夫承訓之力。即不足以敵龐勣。而河北諸帥。自張仲武王元逵何徽宏歸命以來。皆有效順之成勞。無抗衝之異志。則胡不請移鎮魏淄者之兵。下充南。出曹宋。拊勦之。

突

論

背。承訓從汝毫以搗其膺。少需日月。游魚之釜。可坐待其焦也。而承訓貪功亟進。當國大臣。又葺鄙無謀。以聽之。燭火入積薪之下。沃之以膏。待其燄發而始悔。莫能及也。故唐之滅。非朱溫滅之。沙陀滅之也。非沙陀之能滅之也。唐自滅也。而承訓其禍原矣。

稱五代者。宋人之辭也。夫代足以稱代哉。代者。相承而相易之謂。統相承。道相繼。創制顯庸。相易故湯武革命。統一天下。因其禮而損益之。謂之三代。朱溫李存勗石敬瑭劇知遠郭威之瑣瑣。竊據唐之京邑。而遂謂之代乎。郭威非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奪其穴。以稟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若夫朱溫盜也。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則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代唐。則侯景可代梁。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且此五人者。何嘗得有天下哉。當朱溫之時。李克用既與敵立。李茂貞劉仁泰王鎔羅紹威亦擁土而不相下。其他楊行密徐知誥王建孟知祥錢鏐馬殷劉隱王潮高李興。先後並峙。帝制自爲。分土而守。雖或用其正朔。究未嘗奉冠帶祠春秋。一日奔走於汴維也。

若云汴雄爲王者宅中出治之正。則舜禹受禪不仍陶唐之室。湯武革命不履夏商之都。而符健姚興拓拔宏奄有漢晉之故宮。將以何者爲正乎。倘据張文蔚等所撰之玉冊。而即許朱溫以代唐。則尤獎天下之逆而蔑神器矣。且夫相代而王天下者。必其能君天下而天下君之。即以盡君道也。未能而志亦存焉。秦隋之不道也。抑嘗立法創制。以督天下而從其法令。悖亂雖多。而因時救弊者亦有取焉。下至王莽之狂愚。然且取海宇而區畫之。早作夜思。汲汲於生民之故。今石敬瑭劉知遠。苟竊一時之尊。偷延旦夕之命者。因不足論。李克用父子歸韃靼以後。朱溫帥宣武以來。覬覦天步。已非一日。而君臣抵掌促膝。密謀不輟者。曾有一念及於生民之利害。立國之規模。否也。所竭智盡力以圖度者。唯相搏相噬。毒民爭地。以逞其志欲。其臣若敬翔李振周德威張憲之流。亦唯是含毒奮爪。以相攫。故溫一篡唐。存昂一滅溫。而淫虐猥賤。不復有生人之理。迫脅臣民。止供其無厭之求。制度設施。因唐未之稗政。而益以藩鎮之狂爲。則與劉守光孟知祥劉蕡王延政馬希萼董昌志相若也。惡相均也。紘紘者皆王。而何取於五人。私之以稱代邪。初無君天下之志。天下亦無君之之

心燎原之火。旋起旋灰。代也云乎哉。必不得已於斯時也。而欲推一人以爲之主。其楊行密徐溫王建李昇錢鏐王潮之猶愈乎。尙有長人之心。而人或依之以偷安也。周自威烈王以後。七國交爭。十二侯畫地以待。盡赧王納土朝秦。天下後世固不以秦代周。而名之曰戰國。然則天祐以後。建隆以前。謂之戰國焉。尤矣。何取於偏據速亡之盜夷。而推爲崇共主乎。□□不可無君。猶人不可無父也。孤子未能克家。固無父矣。不得晉悍僕疆鄰。而名之曰父。是以有無父之子。有無君之臣。民人之彝倫。天之顯道。不可誣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爲所自受。因而淨之。許朱溫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名不可以假人。天下裂而不可合。夷盜竊而不可縱。奪其國號。該之以五代。聊以著宋人之濫焉云爾。

夷狄以却殺爲長技。中國之御之也。以信義。雖然。豈易言哉。獲天之祐。得人之助。爲天下君。道周仁至。萬方保之。建不試之威。足以服遠。於是奮赫然之怒。俘係而殄滅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義以綏之。任其來去而與相忘。弗能背也。李克用之在河東。爰足以及此哉。沙陀之與契丹。猶磨之於鹿也。捷足者先耳。阿保機背七部更代之

約而踞漢城。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窺唐室。其以變詐凶狡相尙。又相若也。素所懷挾者無以相踰。而克用爲李可舉所挫。投命韃靼。素爲殊族。所輕威固不足以相制。阿保機帥三十萬之衆以來寇。目中已無克用。克用與之連和。力屈而求安。耳克用短長之命。阿保機操之。而東有劉仁恭與爲父子。南有朱溫遙相結納。三雄角立。阿保機持左右手之權。以收其壟斷之利。以其狡毒。不難滅。同類世好之七部。而何有於沙陀之杯。酒當是時。朱溫疆而克用弱。助溫以夾攻克用。滅之也易。助克用以遠攻溫。勝之也難。克用乃欲以信結之。約與滅溫。直一晒而已。契丹於時。未可得志於河東。姑許之而弗難。旋背之。克用乃曰。失信夷狄自亡之道。拒謀臣之策。不擒之於酣飲之下。何其愚也。阿保機初併七部。衆心未固。德光孤雛耳。突欲闇弱。而莫能爲主。阿保機死。則七部各懷其故主。分析以去。而契丹之勢衰。李從珂石重貴之敗亡不速。趙宋無窮之禍。亦以早捐。豈非中華之一大幸與。以克用之機變雄桀。而持老生之常談。假帝王之大義。以成乎三百餘年中原之毒螫。意者其天邪。不然。何其愚也。以帝王之惇信義也。三苗來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駝之。東

夷既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嘗恃徑徑以姑縱也。晉文公棄楚之小惠。敗之於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鄭以全。所繇異於宋襄遠矣。故曰異類者欺之而不爲不信。殺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者也。以一夫擒之而有餘。舉天下之全力。經營二百餘年而終不克。無可歸咎。而不容已於重惜。故曰意者其天也。不然。克用之狡。豈守先生之談。附帝王之義者哉。

夷狄之疆也。以其法制之疏畧。居處衣食之粗獷。養其驕悍之氣。弗改其俗。而大利存焉。然而中國亦因之以免於害。一旦革而以中國之道參之。則彼之利害相半矣。其利者可漸以雄長於中國。而其害也。彼亦自此而弱矣。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自安其逐水草習射獵。忘君臣畧昏宦。馳突無恒之素。而中國莫能制之。乃不知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賦稅之可納。婚姻仕進之可榮。則且視中國爲不可安之叢棘。而中國之人。被掠以役於彼者。亦怨若而不爲之用。兩相忘也。相利也。此順天之紀。因人之情。各安其所之道也。中行衍說。匈奴不貴漢之繒帛。而匈奴益疆。然其入寇之害。亦自此殺矣。單于雖有不逞之志。而中國之玉



帛子女。既爲其俗之所不貴。城郭宮室。既爲其居之所不安。則其名王大人。至於部衆。咸無所欲羨。而必不效死。以爲單于用。匈自疆而漢亦以安。此相忘之利也。曹操遷匈奴餘衆於河西。婚宦寢食居處。變其俗而雜用中國之法。於是乎啓懷愍之禍。然而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族。亦如朝菌之榮。未久而萎。其俗易其利。失其本先弱也。韓延徽爲劉守光所遣入契丹。拘留不返。因教以建牙築城立市墾田分族類辨昏姻。稱帝改元。契丹以是威服小夷。而契丹之俗變矣。阿保機之悍。亦自此而柔矣。非石敬瑭延而進之。莫能如中國何也。雜華夷而兩用之。其害天下也。乃烈中國有明君良將。則夷以之衰。無人焉。則導之以中國之可欲。而人思掠奪。則中國以亡。延徽雖曰我在此契丹不南牧。然其以貽毒中國者。不如中行衍之疆。匈奴即以安漢也。女直之陷汴。張穀郭藥師之使之也。蒙古之滅宋。呂文煥劉整之使之也。阿骨打鐵木眞。彊悍可息也。宋之叛臣。以朝章國憲之輝煌赫弈者。使之健羨。則彼且忘其所恃。奔欲以交靡。亂人之害。亦酷矣哉。又況許衡虞集以聖人之道爲沐猴之冠。而道喪於天下。尤可哀也。夫尤可哀也。夫

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斯爲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唯桑維翰當之。劉知遠決策以勸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險。恃士馬之彊。而知李從阿之淺輒。無難摧拉。其計定矣。而維翰急請屈節以事契丹。敬瑭智劣。騰虛。遽從其策。稱臣割地。授予奪之權於夷狄。知遠爭之而不勝。於是而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禮樂。以入於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種禍無。人胥爲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維翰尸之也。夫維翰起家文墨。爲敬瑭書記。固唐教養之人士也。何讎於李氏而必欲滅之。何德於敬瑭而必欲爲戴之天子。敬瑭而死於從珂之手。維翰自有餘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已抑不能爲知遠。而相因以起。其爲喜禍之姦人。姑不足責。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劉知遠輩。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羣言。決意以戴。族爲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終始重貴之。延唯以曲媚契丹爲一定不遷之策。使重貴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財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禍。習爲固然。毀。之。大。爲。患。不僅重貴縲繫客死。穹盧而已也。論者乃

以亡國之罪。歸景延廣。不亦誣乎。延廣之不勝。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謀彊。可用爲咎。亦僅傾果。擬雞微幸之宗社。非有損於堯封禹甸之中原也。義問已昭。雖敗猶榮。石氏之存亡。惡足論哉。正名義於□□者。延廣也。事雖逆而名正者。安重榮也。存□□以授於宋者。劉知遠也。於當日之儔輩而有取焉。則此三人可錄也。自有生民以來。覆載不容之罪。維翰當之。胡文定傳春秋。而亟稱其功。殆爲秦檜之嚆矢歟。

文信公奉使不屈。從容就死。推忠貞者。莫之能踰也。求其先信國而興者。顏魯公而外。孫晟其無媿焉。信國以儒臣起。義事中國之共主。敗而不撓。亡而不屈。而晟捐其故國。自北徂南。投身危邦。事割據之主。則出身次第。不若信公之大正。江南非四海兆人之元后。而爲之效死。蓋亦禍矣。而未可以此短晟也。晟雖非江南之人。士然其南奔也。石劉二氏以沙陀部落而僭大號。且進契丹。以入踐中原。君劣臣離。上下蕩然。無紀雖云。故土固志節之士。所不忍一日居也。江南承天下無君之乏。保境息民。頗知文教。士不幸生於其世。無可致身之地。則擇地而蹈。能用我者爲盡。臣節委誠。以舍命。初非叛故。主附新君。僅酬國士之知者。此亦奚足以此病晟哉。乃若晟之奉

表於周。請奉正朔。與信公之祈請於蒙古也。其事略同。而折中於義。則晟愈焉。江南之與周齒也。小役大。弱役強。役焉而可保其宗社。則宗社重矣。宋之於蒙古。種族之大辨也。屈志以祈請。雖幸而存。爲他族之附庸。生不如其死。存不如其亡。而宗社抑輕矣。然則信公之爲趙氏宗社謀也。則忠而爲自謀。其所以效忠者。則失也。海上扁舟。猶存中華之一綫。等死耳。擇死所而死之。固不如張陸之經行。以自遂矣。晟之屈已。以請命。士之志所弗堪。固勞臣之所必效。幸得當而延李氏一日之宗祊。屈不足以爲辱。但不以其私屈焉。而志已光昭矣。此晟之死。視信公爲尤正焉。若其堅貞之操。從容之度。前有魯公。後有信公。雁行而翔。爲尤正焉。於天步均也。又何多讓與。

## 論

## 釋統上

遜志齋全集

方

孝

孺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殺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

## 論

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弑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一統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揚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尙可以建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

與伊尹周公哉。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謂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非孔子之意也。

## 釋統中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修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

## 論

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騫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疏。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智之才。亦不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 釋統下

夫所謂變統之制者。何也。異於天子之禮也。彼生以天子養。沒以天子葬。儼然帝中國而臣四夷。天下莫與敵矣。曷爲而異其禮。蓋其所可致者勢也。不可僭乎後世者義也。勢行於一時。義定於後世。義之所在。臣不敢私愛於君。子不敢私尊於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天地。參諸鬼神。而不忒也。何謂天子之禮。正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其國號。謚號紀年之號。凡其所爲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書后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沒。皆曰崩葬。必書其陵。其謚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詔。曰令。曰制。兵行曰討。曰征。曰伐。施惠曰赦。曰大赦。施刑當罪。曰誅。曰伏誅。違上興兵者。曰反。曰作亂。曰犯。曰寇。曰侵。倍之者曰叛。其隣國其臣慢之者。必因事貶之。知尊正統者。雖微必進之。不幸而至於衰微。受制於強暴。或屈而臣之。強暴者。誠夷狄也。誠不可爲正統也。則盜賊之雄耳。必慎抑揚予奪之辨。其以兵侵也。曰入寇。得地曰陷。據都曰據。至闕曰犯。虜正統之君。必易辭書其故。見殺曰弑。而書其主之名。及其主之沒也。特書曰死。其黨之與謀。陳力得罪於正統者。雖功多。

皆書曰死以著其罪以絕其惡得中國之地其民有思中國而叛之者曰起兵以地  
 降者曰來歸不爲中國而反者彼亦不得而盜賊之也亦曰起兵得郡則曰取某郡  
 其誘正統之臣曰誘執曰執殺曰殺將相則名其主正統之臣降於夷狄則夷狄之  
 死不曰卒而曰死凡力能爲正統之患者滅亡則異文書之以致喜之之意正統亂  
 亡則詳書而屢見之以致惜之之意變統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下而正統絕  
 則書甲子而分註其下曰是爲某帝某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書名  
 而不著諡其所爲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禮或志禮之所從變則書立  
 后不書尊封其屬不書非賢臣雖王公拜罷卒業不書行幸非關得失不書詔令非  
 有更革不書其崩曰殂后死曰薨大臣曰卒佐篡弑贊征伐以危正統者曰死聚斂  
 之臣曰死酷吏曰死浮屠之位尊而因事得書者曰死毀正統陵廟宮室名其主用  
 兵不曰討不曰征伐刑其人不曰誅天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惡乎篡弑非  
 惡乎君也惡乎夷狄惡乎女主非其君故不得以君道臨之也惟於其臣於其部落  
 則得致其罪士之仕變統者能安中國則書能正暴亂除民害則書能明道術於後

世則書有愈貴而愈賤者有愈賤而愈貴者利祿寵倖之臣愈貴而愈賤也守道不汗之士愈賤而愈貴也故君子之于變統外之而不親也微之而不尊也斷斷乎其麗也閔々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統之復也是何也爲天下虜也奚而爲天下虜使女主而乘君位夷狄而踐中國篡弑而不亡暴虐而繼世生民之類幾何而不滅乎立變統所以扶人極能言抑變統者君子之所取也

## 後正統論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粟則不遠於魯衛曹鄭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繇本也於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繇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嘗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

## 論

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大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或爲夷狄所虜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二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見其微。欲斷自剖分之歲。廢統而俱主之。嗚乎。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中王肩。或天子出狩。至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橫議者。猶啜啜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俟來者。而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

聖人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於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用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既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顧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文。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彌其僥覲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啜者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

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揆洪水猛獸蛇蟲。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間。弑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狄者。姪母烝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挺而逐之。悍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之不平。而噬嚙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篡殺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況後之人乎。曰。何爲

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聞有臣弑君矣。未聞弑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有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弑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出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忍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僭乎。又况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篡臣之事。則既然矣。賊后曷爲而不得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陰乘陽位。必譎譎爲之戒。坤之純卦也。於其始。則戒曰履霜。堅冰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於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主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

論

十二

龍○周○公○膺○夷○狄○以○戎○狄○與○蛇○蟲○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  
 類○夷○狄○則○察○而○誅○之○况○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  
 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  
 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肯○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味○乎○此○又○何○足○論○哉○  
 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  
 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  
 強○如○符○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  
 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賊○待○之○其○爲○  
 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爲○萬○世○而○  
 不○可○易○也○曰○是○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于○正○統○而○已○非○廢○  
 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  
 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原始

黃書 王 夫 之

夫觀初始於天地者。豈不大哉。洋洋乎金以銑之。土以敦之。火煊風撓。水裹以蒸化之。彼滋此孕。以繁之。脈脈門門。泮渙搏折。以離合之。故盛德行於無疆。而不知其屆也。然而清其族。絕其沴。建其類。各歸其屏者。則函輿之功。所以爲慮至防。以切是故。山禽趾疏。澤禽趾羣。乘禽力橫。耕禽力縱。水耕宜南。霜耕宜非。是非忍於其泮渙。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勢之不能相掇。而絕其禍也。是故聖人審物之皆然。而軫其類。尸天下而爲之君長。區其靈。冥辨其疑。似乘其蠱。壞峻其墉。郭所以釋其禍。而使之相掇。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者。豈虛語哉。夫人之於物。陰物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絕於物。□□之於□□。散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絕乎□□。所以然者。人不能自軫。以絕物。則天維裂矣。□□不能自軫。以絕□□。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軫。人不能自軫。以絕其黨。則人維裂矣。故曰三維者。三極之大司也。昔周之衰也。誓誥替刺。雅興鎬京淪。東郡徙。號祭存。綱紐佚。詛盟屢私。數圻日兼。故抱器服而思烹漑者。日惻惻然移之。爲憂。而聖人之所以深長思者。或別有在。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夷

論

十三

論

十四

狄疑似者。正其辜。而終徠之外。會者。斥其罪。而等擯之。夫周之衰。非有匈奴契丹韃靼。以爲之外逼也。陸軍吾離。尤姓僑如之族。種不能配中國之一名都也。燕之北鄙。秦之西陲。未嘗晨夕於奔命也。葵邱束牲。而小白求三脊之茅。成濮館穀。而重耳干隧道之請。周之玉步。將上逼之爲兢兢。而聖人終不以彼憂易此恤者。則其故何也。文武之興。听履帥牧。夕踐天阼。濫唐沿虞。服夏禘商。承建列侯。各君分長。山河脈塞。際蠻夷戎狄者。昔之天下也。既規規然。惴其旁。午復鼎鼎然。虞其上下。諸侯或僻介荒小。用寡扞強。以弱藩大。勢絀於所守。力僅於所爭。固未嘗不糾迴蜿蜒於聖王之心。夫廷萬國。一君長。挾尺箠而奔御四屬。功施鈇鉞。爛然開於共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聖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然而河山以東。師且分牧。咸岑以北。召夷代理。五侯九伯。經緯縫紉。割制幅員者。使之控大扶小。連營載魄。是以偏方遠服。不受孤警。連城通國。若運腕臂。則周之盛王。所以維繫神臯。擯斥異族者。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而衰夷厲而降。牧長無命。網維破碎。鋒矢尋於同仇。牖戶薄於外禦。故孤竹薄燕。淮夷病杞。鄆瞞義渠。侮齊宋而窺河渭。然而天子不能命伯。列侯之强大者。矯激奮

起。北斥南征。故斬今支。躒卑耳。拓西戎。刈潞氏者。猶赫赫然。震矜其功。以張赤縣之。轍。彼其左旋右搗。誇武辟疆者。雖不足以與於聖人權衡三維。裘領八極之盛心。而聖人猶將登進之。謂稍口其。既而異於澌滅也。是以周之天子。賜折俎。頒彤弓。命隨會。放勳。賀任。好播金鼓。而不見譏於春秋。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進之也。夫奠三極。長中區。智周乎四皇。心盡乎來許。清露零柯。而塲圃入保。片雲合岱。金堤戒濫。吳呼好冠。而晉視命圭。杞用夷禮。而胃絀神禹。莫不逆警萌甲。而先靖宮廷。以故智小。一身力舉。天下衛其類者。爲之長保。其羣者。爲之君。故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期於孫子。須於後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他族問之。然後口其口。口其口。揚其潔。口其滓。冠婚飲射。以文之。擗踊虞祔。以哀之。堂廉級次。以序之。刑殺征伐。以沴之。清氣疏濯。血脈強固。物不干人。沴不侵祥。黃鐘以節之。唱歎以瀏之。是以禮樂與神人和。四靈集而朱草醴。泉相踵而奔其靈也。且夫元駒之有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虺飛蜺之窺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臣無相干。雜則役衆。蠢者必有以護之也。若夫無百禩之憂。眇

論

十六

九垓之辨。尊以其身於天下。憤盈儔侶。軫判同氣。猜割牽役。弱靡中區。患至而無以  
 圉物。逼而無以固。子孫之所不能私。種類之所不能覆。蓋王道閔絕。而春秋之所大  
 愍也。

昭 茲 來 許  
 繩 其 祖 武

銘

五嶽祠銘

岳忠武王集

岳

飛

自中原版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河漠。蹀血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歸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銘

南 北  
鑄 銘  
銅 燕  
柱 然

二

墓表

俞先生墓表

遜志齋文集

萬

孝

孺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骨化成風。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爲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年七十有二。卒於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舛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尙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常道發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主德銓。德銓生談。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談生海。海生善轉善智。有子四人。

銘

一

皆爲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修家庭。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辨疑味。多所益。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餘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未必知之。知之詳。惟先生子孫。娶王氏。生五子。曰祿。衍椿著某。而卒。諸以卒之歲十一月某日。葬於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先生之孫欽。麒麟觀慶用。□亦爲老成人。曾孫十五人。已多長云。人子疑暨孫至曾祖則已疎矣。使復閱數世。尙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人之爲善者怠矣。余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江山胡羯宛

埋多少豪傑



## 祭文

明太祖祭曹良等文

皇明實錄

曩因元季大亂。朕與爾等固守江東之地。以觀群雄何如。二十年間。未有能統一天下。爲生民主者。乃命爾諸將臣。四征群雄。不三四年。中原一統。以目前觀之。爾等久勞於征戰。吾民久困于供億。但宜脩邊備。實中國。以休息爾等與吾民也。然自古以來。胡虜爲中國患。今天既絕。胡運故命。爾等因其敗亡。驅逐遠塞。使之不能復侵。擾雖暫。勞于一時。乃安中國于永久。蓋前人立法。以垂於後世者。其設施不得不如是也。爾等既行。志在滅敵。奮不顧身。一旦隕于鋒鏑。爲之柰何。夫死生乃人道之常。今爾等捐軀爲國。身雖云亡。名垂不朽矣。仍命工部造墳塋。石人石馬。明器如式。良臣葬安豐。榮葬懷遠縣山西鄉顯。葬應天府江寧縣方山。耀葬江寧縣獅子塘。各樹碑于墓道。

祭文

一

祭文

二

思文皇帝過仙霞嶺祭告漁梁鎮神文

代言集 黃道周

維我太祖高皇帝實起南服廓清宇內爾山川靈爽亦率厥職無有沴厲以迄於今  
 邇以建州醜虜覆二京中原腥膻未能自拔太祖震怒自天將率海內百神以開雲  
 雷之屯實誘予心踰茲嶺嶠嗟乎以爾神靈雄偉總萃甲於天下生爲佼佼子風友  
 兩伯虎仲罷以驅除胡馬靖彼犬羊猶撥之也予昭大義監國於茲將藉神靈以匡  
 天下敢用玄牡昭告所在山川亦念曾孫間關號召不遑啓處惟上帝瞻顧及我皇  
 神是庇是輔是報是享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有道曾孫聿鍵謹告

## 祭林伯麟文

漳

黃

道

周

爾何慷慨欲洗國恥投筆從戎遂止於此寧獨爾君寧獨爾民惡彼腥羶遂捐爾身  
 千里區區丹心赤手雖無鐘鼓亦銘不朽陋彼書生白頭牖下殉錢守官爲世笑罵  
 維爾間關獨知所歸魂無不之馬首是依嗚呼尙饗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

祭文

祭涂經世文

全

上

四

維爾英傑。從子車下。徒步出關。辛勞夙夜。匈奴未滅。爾何以家。裹革捐軀。誓言不誇。別爾兄弟。謝爾妻子。駿馬雖枯。其骨千里。非無公侯。而少干城。壯氣飄飄。尙從遠征。寒風撼山。如聞其聲。尙饗。



雜纂

記處士劉因

靖獻遺言

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

一統志、保定禹貢冀州之域。五代晉割屬契丹。元改保定路。容城、則保定屬縣。○冀州、即堯舜所都。幽都幽州。周封堯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

皆此地。唐分爲四十三州。至五代後。唐從珂自立。忌其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徙之他鎮。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敬瑭乃與其將佐桑維翰謀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以北諸州以與之。即皆冀州之地也。劉知遠諫曰。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患。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大喜。將兵救敬瑭。唐兵大敗。從珂自焚死。契丹乃命敬瑭爲大晉皇帝。敬瑭遂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與契丹。卽四十三州數內向所謂盧龍鴈門諸州是也。周世宗卽位。自將伐契丹。以復之。闕四悉平。遂欲南復幽州。遇疾遼殞。宋神宗時。契丹使人來乞別立界。至王安石勸神宗曰。欲取之必姑與之。乃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終爲異日興兵之端。及徽宗宣和中。金兵日強。連陷契丹地。於是徽宗遣使約金夾攻契丹。取石晉所沒舊地。旣而金人又與宋構隙。大舉兵入侵。至靖康之亂。全冀之地。盡沒於金。而後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卽成誦。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初爲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

雜纂

一

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元世祖以薦徵之。爲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世祖復遣使者徵爲集賢學士。以疾固辭。世祖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强致之。至元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聞者嗟悼。歐陽玄曰：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守。爲一國之所慕。雖當世英君諠辟。操其總攬豪傑。包舉宇內之柄。一旦遇夫爵祿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矜然企乎先王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己之所負挾者。而後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元有國以來。言處士必宗劉靜修也。又贊其畫像曰：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世祖太子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迺徵因繼之。而因辭歸也。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漢高祖已并天下。使叔孫通起朝儀。於是通使徵會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往矣。無汗我。薛瑄曰：劉靜修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又曰：靜修不屑就其意微矣。

薊門來悲風。易水即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送至之處。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歌在何處。盤  
 爵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丘遙相連。風雨隳嵯峨。七十齊郡邑。百二秦  
 山河。學術有管樂。道義無丘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于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  
 割地更石耶。契丹呼敬。賸為石耶。曲終哀思多。

按劉因不仕元先輩既發其意而如此行結未者尤的然可見因以身為幽燕故地  
 之氣類生族而高陵逸舉不肯汚染戎虜異屬之本心不特傲睨濁世涕唾祿爵而  
 已也薛氏所謂微意者其此也歟因又渡白溝詩曰一聲霜鴈界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萊公

安足數當時一失榆關路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目此橫流穿一縷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泉  
 聲瀉餘怒萊公謂宋寇準澶淵之役顯德謂周世宗鐵硯謂桑維翰兒皇謂石敬瑭失榆關路謂  
 後唐莊宗將周德威恃勇不修邊備幽州榆關之險遂為契丹所有也沙陀則莊宗養父晉王李克用  
 亦夷種而至莊宗卒有幽燕遂稱帝滅梁矣事並詳于正史通鑑等又立金荆軻山詩曰紛紛此世亦  
 良苦今古燕秦經幾回憂來徑欲浮蓮葉安得魯連同一盃晚上易臺詩曰海嶺天東北燕遼世古今每  
 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跡千年不易禁又曰萬國河山有燕趙百年風氣尚遼金物華暗與秋光  
 老杯酒不隨人意深望易京詩曰誰教神器歸群盜只見金人泣本  
 朝莫怪風雷有餘怒甲時英烈全未消右數詩亦皆足以相發矣

因特表出之夫以此律之則

許衡吳澄等失大義之罪無所逃焉。

丘濬曰、孔子春秋一經、關係尤大。元之許衡則悖春秋之道者也。春秋之道、內夏外夷、一會之頃、尙不容其主中國。况四海之大、其肯容之爲君乎？或曰、仕元之人多矣。乃獨責衡可乎？曰、此朱子責備楊雄之意也。他人隨世就功者、何責焉。

梁臨江曰、衡以中國之人、毀冠裂冕、以事夷主、以絕我中國帝王之統、可乎？然則爲衡計、奈何？曰、如劉因之屢召不屈、可也。

許浩曰、胡銓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拂然怒、今醜虜犬豕也、衡以宋儒仕元、反不如童子之見哉。

袁黃曰、衡、新鄭人。以金泰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逮顯於元。侵宋之舉。公卿爭獻攻取之略。衡獨言惟當修德以致寶。

服。若以力取。必殘兩國之生靈。蓋有江漢之思焉。○按元史衡、懷河內人。世爲農父。而衡父避地河南。生衡新鄭。自元世祖爲王秦中。徵爲京兆提學。及即位。復應徵官。至中書左丞。及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陳時政與機務焉。一統志、懷河內。禹貢冀州之地。宋屬河北西路。新鄭、禹貢兗豫二州之域。乃宋太祖以宋至欽宗所都開封府之也。又金泰和九年、即宋寧宗嘉定二年。己巳歲。猶爲南宋全盛時矣。然則衡雖未嘗仕宋。而浩謂之宋儒。尙爲有所據。而黃徒由金元蠶食侵奪之後言之不復論。故地分域之根本可謂疎矣。且修德之與以力。其方雖不同。然至于教元取宋則與當時公卿之略何異。



夫以幽燕之地。石晉以來。三百餘年。沒于夷狄。而劉因猶固執舊域。寧辟世獨立。以不污若衛之生。則宋本地。而故都所在。乃不少辨別。其視委于夷虜。如盜賊入家。竊據府庫。而爲舊家僕者。不能逐之。指爲盜。有且更爲之計畫。挈引以誨殺主人。奪家基之術者。是何理耶。或曰。是則然矣。而懷屬則是爲其民也。曰。不然。大抵。有一世之警。有萬世之警。有一人之警。有一國之警。有一國之警。有天下之警。體勢益大。則關係彌重。如衛於元。則所謂與天下萬世同警者。雖天壤與腐生民與糜。不仕可也。固不可以遠近舊新常態而論也。如劉因生于衛。四十年之後。而其卒也。亦後十餘年。且其祖族會仕金。爲官而因超然不顧。是其所以爲不可尙也。已况致租徭役。困庶民常事。與當仕者又有間焉。不幸到此。無舊君真主可與輔。以攘逐異類。恢復舊疆。則蒸糲羹藜。食已力以終身。至暴威劫迫。不容但止。則死生以之。如龔勝謝枋得。何不可爲之有。曰。王虎谷又謂孔子尊之楚。楚夷也。猶夫元也。若昭王卒用孔子。相楚。必有用夏以變之道。將不用於東。而用於南矣。衛於元。孔子於楚。一也。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大倫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知不可廢。而獨君臣廢焉。聖賢不爲也。此說奈何。曰。此尤妄論。夫孔子於楚。豈使之終僭王統。廢周君。令當時天下諸侯。改轍北面。朝覲。奔趨于裔戎之廷耶。必將教其君臣。抑僭竊。尊天王。舉四海之內。復文武綱紀之舊也。是之謂用夏變夷。大抵聖人大作畧大力量。回天翻地。決非常情所及。而春秋大義。分夷夏。討亂賊。所謂昭如日星者。則未嘗易也。是乃與許衛忘本國殉異虜。與之謀。絕宋三百年來正統。以爲得計者。正相反矣。以此相比。何其不思之甚。至於君臣廢之說。則亦殊可駭。夫能辨舊壤本統。大分守正。不殞君臣之義。孰大乎。若以其乘勢。疆并天下。乃視以爲君臣之分。已定不復問。其主賊正非如何。則不論女真蒙古。王莽曹操。誰亦以崩角屈膝。甘受其畜豢。羈策。唯恐不速之。不暇爲事。理當然而一時所謂忠臣義士。奮憤報讐。守死不貳者。皆爲亂臣賊子之魁也。以是爲君臣大倫。不廢吾

不知其何說矣。故嘗反復究論。以爲元代百年士君子所以處身者。只有二字。不仕而已矣。舍此則粉飾分踈。徒爲譎譎。而棄滅綱常。獲罪名教之外。無所得矣。曰。然則宋若能光復舊域。則因果出仕乎。曰。因本非遺世而自逸者。其可仕而仕何疑。曰。因生幽燕。其不仕夷固也。若不幸祖父以來。爲所劫驅。生育于彼域中。則如何。曰。流移轉沒。固亂世之常。但生族本系。終非其種。則無可變之理。因所見本末灼然。可驗必不仕矣。

丘濬又曰。嘗視劉因所作退齋記。有曰。挾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害民。然而特立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且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其徒陳俊民請曰。彼方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何也。由此言視之。則因之不仕。蓋的然有見也。味其辭。所謂以孔孟程朱自居。及其徒所謂得君行道。衆以伊洛宗之。似指許衡也。若然。因亦不然。衡之仕元歟。

袁黃曰。因又爲劉仲祥著蠡齋說云。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

亦非故爲謙託也。或爲老氏之說。以爲必如是而後可。無營而近道。葆蓄而自全也。則擇而取之。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然則諱修德而言之不置。其始爲許魯齋與。

又曰。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

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視衡此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矣。

丁奉、曰丘瓊山不滿於許衡吳澄之

仕元。然衡與澄有不同者。衡北產也。元之故士也。此其所以仕元也。况臨終語子勿請諡立碑。則其仕元之恥亦可憐矣。說者謂范質臨終之語。與衡適同。然而質也富貴之徒。衡也道學之士。以此相較。則辱衡過矣。余謂奉此說可謂卑陋甚矣。夫衡以道學之士。而出處死生之際。乃與質同轍。則所謂道學者果何事。而其為名教之罪不啻倍于質也。是其自速之恥辱。何過之有。而足復憐乎。至於北產故士之說。則其失同袁黃。已辨于前矣。○周世宗將殂。召其相范質等入受顧命。立子宗訓。時七歲。已而殿前都指揮使趙匡胤自外率兵入汴。廢宗訓自立。稱皇帝。國號宋。初入也。將士擁質等至。軍士厲聲懼之。王溥等降階先拜。質亦拜。遂仕宋。復為相。將死。遺命其子勿請諡立碑。周禮曰。質等周朝舊臣。食祿受恩。非一朝一夕。矧與宋主此肩北面稱臣。願乃儉生賣國。忍恥事讐。安足為人。

又曰。衡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為之用。其心尚有不慊焉者。吳澄宋朝鄉貢進士。江澄西撫州崇仁人。宋時為鄉貢進士。及元滅宋。以程文海薦付元。至顯官。詳于元史。平音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幾何而頓忘孔子春秋之教哉。

張時秦曰。春秋於父兄之讐。則曰不共戴天。宋與元正不共戴天之讐也。趙孟頫仕元。其無恥孰甚焉。元已滅宋。程文海薦江南遺士。宋宗室趙孟頫。世祖擢用之。遂至顯要焉。昔者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君子非之。

范祖禹曰。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主。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矣。

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營。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按程來所正王魏之罪已著矣。此不敢遺錄。若孟頫之事。其天屬人合。又王魏之不同者也。孟頫字子昂。雖書畫精絕。惡可取。方孝孺曰。予嘗論夷狄不得與於正統。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末之熾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廢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釐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義。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夫。

因又馮瀛王吟詩臺

馮道、瀛州人。五代時天下大亂。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而道爲人滑稽多智。不擇可否。浮沈取容。後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以一身歷四姓十君。後封瀛王。臺在易州太寧山。道吟詩於此云。

詩曰。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爲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

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游。每聞

一朝革尚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爲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汎汎鷗四維既不  
 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儔道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蚩蚩尚可恕儒  
 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灑橫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  
 巖幽何當剷疊障一洗它山羞宋趙秉文吟詩臺詩、易州山河甲天下。一日太寧如死灰。山意似羞人識而雨昏丞相賦詩臺

紀明太祖禁胡俗復中國衣冠之舊

皇明實錄

詔復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服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  
 辮髮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  
 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惟上久厭之  
 至是悉命服衣冠如唐制士民習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袍束帶黑靴士庶則  
 服四帶中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青氍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  
 計用銀鍍金耳珠用金珠鏤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帶明  
 角冠皂褶子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  
 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雜 纂

十

謝鐸明太祖論贊

皇明從信錄

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紀瞿督師張司馬殉國

荆 駝 逸 史

十一月初五日興安塘報至知本月初四日嚴關諸塘盡掃留守檄印選出城赴子營爲城守計戀老營不行再促之則已盡室而去一青永祚與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綏寧伯蒲縵各家老營則俱已奪竄永祚且迎降矣獨存留守式耜危座府中家人盡散總兵戚良勳操二騎至邀留守速出再爲後圖留守叱曰爾去則去耳我去不過多活幾日自古至今誰不死者但願死得明白可以見祖宗於地下耳良勳去總督張同儼自靈川回聞知城虛無人止留守在遂泅水過江直入府曰事迫矣奈何留守曰皇上以留守命吾當與城存亡自丁亥三月桂林頻破時已拚一死今得死所矣夫復何言子無留守之責盍去諸同儼毅然曰死則俱死耳古人恥獨爲君子吾師固不許予同死乎遂呼酒與共坐飲四顧左右惟一老兵不去命召

中軍徐高至。以勅印附之。刻令星馳赴行在。完歸皇上。勿爲敵人所得。張燈相向。坐至天明。有數騎腰刀挾弓矢執二人。二人曰。吾兩人坐待一夕矣。無容執。遂與偕行。至靖江王府後門。見孔有德。有德於正月初十日。差人持文書啓十餘函。請留守及滇焦諸營。陳說天命。指譬人事。爲刼降之語。留守焚其書。斬其使。以聞於上。及是有德見二人至。踣踞於地。舉手曰。誰是閣部瞿先生。式耜曰。某是也。城旣陷。惟求一死耳。有德霽色慰之曰。吾在湖南。已知有留守在城中。吾至此。即知公不怕死。不去。吾斷不殺忠臣。何必求死。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閣部無自苦。吾掌兵馬。閣部掌錢糧。一如在前朝可耳。式耜曰。吾天朝大臣。爲皇上供職。豈爲汝犬羊供職耶。有德曰。吾居王位。於閣部亦非輕。式耜曰。安祿山朱泚。自以爲王。何王之賤也。有德又曰。吾先聖之裔。勢會所迫。以至今日。閣部何大執耶。同儻厲聲曰。爾無辱先聖。爾不過毛文龍部下走卒耳。乃自以爲聖裔耶。罵語甚多。不具述。每一語留守一爲之拊掌。有德怒叱左右縛之。逼令跪。不屈。折其兩臂。傷一目。式耜曰。是宮詹司馬張同儻也。與吾同難。應與吾同死。焉得辱之。有德命解其縛。還衣冠。令坐。兩人曰。吾中國人不慣坐。

地呼椅來。且曰：汝何不速殺之。殺吾兩人。天下事定矣。有德顧笑。召副將全節護之。出。幽於民居。雖異室而聲響相達。有德又遣官王三元彭燿往勸諭之。令薙髮。不可。令自請爲僧。亦不可。曰：爲僧薙髮之漸也。髮短命長。吾不爲也。南冠而囚。終日賦詩。唱和。以明厥志。至十一月十四日。式耜語同儈曰：吾兩人待死十日矣。尙陰忍偷生。其爲蘇武耶。李陵耶。誰實知之。同儈曰：卽草檄命老兵問道馳諭。焦璉曰：城中備兵無幾。若勁旅直入。孔有德之頭。可立致也。老兵去八十里。爲邏卒所獲。獻之。十七日辰刻。有數騎至繫所。請留守出。留守曰：已知之。援筆作詩二首。一自題。一贈同儈。肅衣冠南向拜訖。所錄臨難詩。與同儈唱和諸稿。其一百一首。置几上。從容步出。遇同儈於道。同儈曰：快哉。行也。厲鬼殺賊。誰敢忘之。行至城隅。見一磐石。式耜曰：吾生平愛佳山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刑者從之。遂與同儈並遇害。同儈旣刑。屍不仆。首墜。躍而前者。三頃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亦三。敵人爲之股栗。

## 黃淳耀絕命書

全

上

遺臣黃淳耀。於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於西門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朝廷。退



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異日口氛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當知予心。

江陰義民罵清知縣方亨

全 上

汝是明朝進士。頭戴紗帽。身穿圓領。來做清朝知縣。羞也不羞。醜也不醜。

節航濟遺聞

全 上

給事中熊日繪黃州心開公文燦子。草疏送督臣錢肅樂。肅樂浩嘆。勸火之。日繪大慟。竟日去。

嘗有詩云。一身如洗。惟存髮。隻字無成。剩有心。科臣郎正江左。簡討崔相介人三山。司李

陳豸豹叔。皆含恨星散。陳希文。知不為鄭彩所容。繳印披荆去。復以母病留丹山。聞

再翁之變。絕食哭數日。設祭南向。弔以詩云。數載風濤絕溯游。驚聞砥柱折中流。半

肩日月魂猶在。九族衣冠夢入幽。沙掩殘軀。潮作淚靈。招窮嶼。水為愁。何時破浪乘

風去。洒血橫戈。易水頭。傷哉傷哉。嘗有烈風怒濤。折木揚沙。水師夜驚。咸謂英靈不

味所致。

大學士張肯堂。冠帶焚香北謝。同夫人二寡媳。並僕婦二人。投繯死。各用綾丈餘。尙

雜 墓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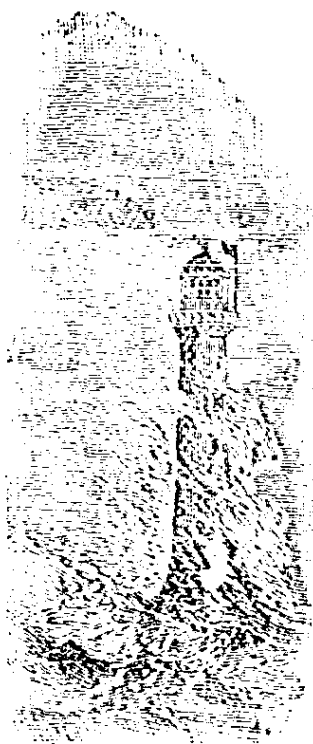
餘數尺。適中書。蘇兆殷至。肯堂曰：來得好與同歸。做一好人。兆殷慨諾。遂次肯堂死。之肯堂大書絕命詩三十韻於院左之雪交亭。雪交亭者，以其滿院梨花交錯，素芬可掬。肯堂嘗居此讀書理琴處，亦泮國中一韻事也。其絕命詩有云：虛名甘載著人寰。晚歲空餘學圃間。難賦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資志。臣道無虧在克艱。寄語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部院臣以二十金購君遺詩。一人得之以獻。部院令與金其人曰：我志在表揚忠義。豈為金耶。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吳鍾釐藏所著易經並尚書印子。懷就學宮下孟子一位。積薪自焚死。吏部尚書朱永貽被執。以方巾道袍見總督陳。陳曰：文丞相尚有黃冠歸故鄉之語。先生何不剃髮。朱曰：頭可斷也。髮不容剃。遂口占詩曰：縱使文山猶在日也。應無髮戴黃冠請死益。方即跌坐受刃。兵部尚書李向中被執。大罵竟日慘死。有血化蓑弘碧相將。燃死灰之句。定西慕賓十年辭職順天府學生員顧明楫。心服振之。文字奏章皆出其手。多著作惜不傳。衣巾走入大廟。題詩壁上。有愁魂應傍孝陵歸之句。對位大哭扼吭死。

甲行日注

全

上

十三日甲寅晴。拜墓歸。道中晤沈治佐。出所作曲相示。猶乙酉秋贈余父子祝髮詞也。撲面胡塵。秋風颺愁髮。三千丈難支。幾夜霜夢。整纓冠拜手。皇上淚血染楓江。數丹心一縷青絲放。步步嬌離恨隨天老。思君落日長寧憐。緣髮看無恙。酒不漉葛巾。陶元亮冠不戴。故里文丞相。不是他儒心。擇像撐個東土綱。常倒藉那西方和尚。江兒蓮花香世界。貝葉古文章。跳出個鬼嘯神號。瀰天綱。且自築靈臺。雲水鄉。饒饒鐵錚錚。頭顱那廂。滑碌碌衣冠。這廂試看取。推三嚇兩。自弔膽與懸腸。更頓首且誠惶。園好一朝百萬鬚眉。葬舉世裏那堪。喝捧任他雪滿。毘盧月滿床。尾聲治佐名永隆。吳江人。



仍舊貫如之

何必改作

會 鄉 同 北 湖

# 文 徵 部 查 調

一 凡關湖北利弊之事不拘一格皆可致函本會  
 登時報告以籌改良之策  
 一 凡有統計不易殺費經營者本會定有酬勞視  
 事之難易以為輕重決不食言  
 一 本會調查設有謬誤或失實之處隨時可以駁  
 辨登即報端以更正之  
 一 凡屬來函乞交郵局遞日本東京駿河臺鈴木  
 町十八番地支那留學生會館內湖北同鄉會收  
 入一切不誤大人先生慎勿推諉

## 正則英文々法教科書

是書日本英學大家正則英語學校長齋藤著國民英學會講師啊遜先生校  
 正共分五年級每學年一冊共五大冊由字母起授(文法會話逐字案句合  
 段成篇首列英文次列英漢合解文法次就某段文法問題譯漢更列漢  
 問題譯英)五冊讀畢中等英學畢日本全國中學校皆用此本每年發行數  
 十萬冊中國向譯如英文法程等雖屬善本終欠完密其他印度讀本遺害國  
 民不淺此冊既為日本全國用本譯者補入國民問題實中國英學界第一大  
 王第一六冊第二六冊第三八冊第四一冊第五一二冊發行所上  
 海新馬路餘慶里國民叢書社四馬路惠福里明權社湖北中東書社及各書  
 坊○總派處新民叢報支店文明書局

教育學教科書  
 東亞百年大事記  
 美國教育制度  
 現已開譯幸勿駢枝  
 新學書目提要歷史類

通雅齋主人編輯  
 上海通雅書局發行

南清河陳福願譯  

## 算學公式及原理

 六角

近來所出算書非繁徵博引不可卒讀即  
 簡單不全一覽意盡學者苦之是書為日  
 人白井義督氏所著以二百有八頁而都  
 九類曰算術曰代數曰平面幾何曰立體  
 幾何曰平面三角曰球面三角曰解析幾  
 何曰微分曰積分凡一公式之下附以原  
 理圖解詳明理論精析一展卷而知其所  
 以然誠算學中之顯光鏡指南針也亟譯  
 之以餉學界凡教師生徒不可不各手一  
 編

# 清俄之將來出書

三戶遺民編譯 定價 大洋五角

是書爲日本海軍大尉會根俊虎君原著。曾氏爲山東舊族。宗聖後裔。因漢土失馭。東胡竊國。遂乃孔子乘桴。魯連蹈海。雖神山久處。已歷數世。而祖國之感。殷殷不忘。凡所著述。十餘種。無一字不爲漢族說法。洵吾祖宗黃帝之孝子。是書出版。在甲午戰後。於清俄交際。洞見先機。第以偏爲其血族漢人故。日本禁其發售。茲從君處。覓得原印本。亟爲譯出。以廣流傳。庶他人謂我種性薄弱者。可以結舌。而吾同胞之懦夫。亦當起立也。末附一卷。爲極東最近之變局。乃本社同人編譯。亦足資研究。留心時局者。曷取一觀。

## 俄羅斯虛無黨譯成

是書爲日本烟山專太郎所編。於俄羅斯虛無黨原因實。言之最詳。可爲中國各黨會之參攷書。特譯以餉之。

大湖南北同盟會 啓

## 新譯 世界國勢要覽

價 酌 定

是書爲日本大陽報第三次臨時增刊。總計東西各國。中分國體、人口、政治、財政、外交、陸海軍、司法、宗教、

教育、農業、工業、林業、水產、鑛產、山林、鐵路、航線、國防、皆據近數語。確鑿譯地文。以痛快之筆。出之披誦區

朗。若列眉。勞此所宜再三率讀也。現將譯成

心同鄉會告白

刊增月閏社聲漢名改誌雜北湖

行發日期月閏年四十九百三千四元總帝黃

[所行發總報本]

社書叢民國里慶餘路馬新海上

[所行發各]

廣東	湖北	武穴	江西	南京	無錫	上海	橫濱
衣上街廣潤報社	文明書室	朱復成	南昌派報處	夫子廟明達書莊	務實學堂製房	四馬路新民叢報支店	山下町二百四十番廖振華
				東單牌樓啓新書局	四馬路望平街中外日報館	四馬路開明書店	
					棋盤街商務印書局	四馬路作新社	
					棋盤街新中國圖書社		
					四馬路望平街啓文社		

四川	四川	四川	直隸	洋涇鎮	平湖	北京	杭州	寧波	湖南	山西	天津	北洋	北京	四川	宜昌	湖北
成都學道街徐伯庚君	成都桂王橋北街吳達權君	成都桂王橋北街傅崇渠君	官書局	兩官齋	文海閣	有正書局	白話報館	文明書社	礦務總局	太原武備學堂毛昌年先生	李茂林	官報局	公慎書局	成都紗帽街少年學社	南正街分原畫室	謙吉土莊



內地風氣漸開游學日本者踵相接湖北雖多官費生而自費者蓋甚寥寥近數月來亦紛紛聯袂東渡其因路途遙遠而自阻者想仍不少宜昌王君慕陶寓居上海新聞新馬路餘慶里十九號國民叢書社願以所寓作湖北同鄉招待處本報特奉告同鄉志士有東渡游學者至上海時除向留學生會館所設招待幹事訪問情形外可至王君處商詢一切則照料更覺周密萬不至有迷途之苦俾我同鄉志士東渡者日益加多則同人所私心禱祝者也

湖北同鄉會敬告

游學日本要路一覽

自漢口至上海公司火輪船費中等不過十元自上海至橫濱郵船價目三等三十餘圓自橫濱至東京火輪車費並上等  
 東京每月房租飯食每月十餘元上海招待處中國公  
 王培孫湖北特設 招呼上船免錢一切東京招待處清  
 叢書社王慕陶  
 國留學生會館或由上海招待處函知或由各船抵長崎時  
 自行函知日會館同人親至橫濱招待招待員盤費均由該  
 員自理一切妥當除學陸軍者外不要官文此白

編輯者 漢 寶 燕 石  
 印刷者 藤 本 兼 吉  
 印刷所 日本東京牛込區市夕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株式會社 秀英舍第一工場  
 日本東京神田區駿河臺鈴木町十八番地  
 東出版所 湖北學生界改漢聲社  
 日本橫濱山下町二百四十番  
 外總經售處 廖 振 華 號  
 中國總發行所 國民叢書社  
 上海新聞新馬路餘慶里十九號



11611

11611